

清流

ALIRAN JERNIH

KDN: PP101/1/90



2

霹雳广东会馆青年团
 霹雳文艺研究会
 联合主办
 全国短篇小说创作比赛
 17 · 12 · 1989



宾主合照



广东会馆会长准拿督刘吉彬(右)
 颁发纪念品及奖金予优胜者代表
 怕一，中立者为陈松才先生。



广东会馆青年团代团长陈松才先生颁赠
 纪念品予评委代表小黑(左)，中立者
 为霹雳文艺会总务章钦。

郑祖的《讨海人》主题很突出。从作者对一些细节的描写，知道他对渔民的生活及面对的难题都有深入的研究，也可让读者知道本国的渔民不只在自己的国内有难题，被迫向邻国或公海讨生活（讨海）也是“又咸又苦又涩的。”使我们联想到在本国失业而离乡背井到外国谋生的工人，也遭受到剥削，歧视，奴役，剥夺人权（如扣留国际护照，身份证）等事件。

文学是反映现实，只是反映一个族群的现实或族群与族群间的现实仍然不

张毅之介绍前辈写作者金枝芒，附有照片，弥足珍贵。

金枝芒，又署殷枝阳，乳婴，周容。他的小说「牺牲者的治疗」，方修编的「马华新文学大系」（战后2）和苗秀编的「新马华文文学大系」（小说二集）都有选入。必须特别提到的是：周容是战后那场重要的马华文艺独特性及侨民文艺论战的「导火线」。

原来周容在一九四八年吉隆坡「战友报」年刊上发表了「谈马华文艺」一文，后又在同一报章的「新风」副刊刊出「也论侨民文艺」，引起沙平（胡愈之）在「风下周刊」撰文反驳，由于赵戊，苗秀，李玄和洪丝丝等的参与，遂触发了一场波澜壮阔的论争。非常可惜的是，周容那两篇极富史料价值的文章现在已经无法找到了！

一介

够，更应该反映百姓对自己命运的企盼。

《清流双月刊》很需要中篇，短篇小说。希望小说家把最新的东西寄来，而不是一味寄来「迷你小说」。「迷你」的东西并不是老少肥瘦皆宜的，迷你裙流行时，通街蔚为大观的只是短而不是美。微型小说流行时，我们先品味的是台湾的「小小说」，接着下来是满巷的东施，为了微型小说应有的精巧特质，今后对有关来稿，将更加严格挑选。

黄戈二

这一期的诗作，有新秀，也有资深的诗人。

吴岸的《达邦树上》是他的《达邦树礼赞》的后篇，两首诗结合起来欣赏，则更能透视其主题思想。紫梦羚的《单人艇》写来意象生动，含意深刻。杨百合的《恋爱》中，为诗的感性与理性而觉得矛盾，你是否也有同感呢？《捕渔人》题材略嫌陈旧，却也写得相当凝缩，生动，尤其是第二节。因心的《劫》虽是新闻读后感这一类，难得的是没有平铺直述。诗句凝练，感情丰富。枫华寄来了他的《都门组曲》这一期先列出《高楼的自白》。

夫郎，赵令江，李寿章，碧枝，晴川，童龄等，来稿待用。

下一期，我们将列出潘亚歌的一篇诗歌评论《厌恶现代都市的诗人》一读碧澄三本诗集泛泛而谈。请读者们垂注。

田舟

《清流》第2期为大家提供了另一些珍贵的作品，希望大家都会喜欢。

张志的《看看集》之我见，是值得读的书评。希望文友们以后能常常惠赐各类书评，以供爱书人参考购阅。

马华新诗的发展，一定有很多人在关心着，读过李寿章所写的高见，大家又会有什么感想？

金枝芒和左琴蓝琳是两个截然不同的作家，但看来似乎都已被人遗忘。但愿张毅之和黄梅雨的纪念文字，能引起马华文学史家以及一般写作人的注意。

现在大家都有机会和日本人做朋友，飞马所认识的日本人和大家所结识的日本朋友有什么不同？

希望《清流》从今以后可以带来更多的文友，也希望大家可以在《清流》里认识更多的新文友。“读者的话”是为大家而设的，请别客气，多多来稿，好让《清流》知道大家的心声。来稿请勿超过四百字，一经刊出，即寄赠本刊或其他纪念品。信封请志明“读者的话”，并迓寄《清流》主编收。

:8, Jalan Pengkalan 8, (SPPK),
31650 Ipoh, Perak.

有明

注：创刊号的稿费全部经已寄出。

勘误

创刊号第一版发刊词中的“百花齐放，百鸟争鸣。”一语，乃“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之误，特此更正。

清流，是人间一道清流。

当我收到有明主编寄来的创刊号，心里兴奋不已，急急折开来阅读。也许是我希望太高，翻阅后有一些失望。

后来几经翻阅，才发觉清流是耐看的。

创刊号有优点，也有缺点，让我这位小读者——道来。这只是一些心里的话，不代表广大的读者群。

优点不少，相信许多人都会说，我只略略提一提。「赏读吴岸的现代诗」类似文学批评应多加点，因读者可从中明瞭如何去欣赏一首诗或一篇文章。

“马华写作人介绍”是极有意义的，写作的路是寂寞的，如有一些鼓励，写作人将会更加努力，心中有道暖流。

「翻译文学」如温祥英的译作，还有「钻石」的华巫文对照，对马来西亚年轻写作人有一定的价值，可从中学习翻译文学作品。

每篇诗，我都无所批评。致于小说，那篇「放晴时候」显得有点啰嗦冗长，不够精简，无法一气呵成。

致于设计方面，是我最不满意的。封面需远看几次，才发觉其美，如是滑面的话，效果会更好。里头版面设计极差，画工粗略，也许是人手不足的原因吧，需多加改进！

因为爱《清流》，所以才有批评。无论如何，我这个穷学生，还是会掏出血汗钱来，订阅《清流》，让心中滑过一道清流。

沙巴 / 霁辰

預告

本刊决定举办全国各源流中学生散文创作赛，有关细则将于下一期公布，请同学们留意。

作者

《清流》创刊号的内容，看来还相当充实。不过，它在编排上，却十分保守。下期应在编排、版面设计与插图等方面多作改进。目前的读物，非常讲究“包装”，我以为《清流》在这方面也不可免。

——陈雪风

《清流》应加强作品素质。编排方面有些字体过密，有些则太松散（如诗页）。各类体裁作品应平均，创刊号的新诗稍嫌过多。（以上是读者的意见，以供参考。请恕直言，勿怪。）一般上，大家都认为《清流》的出版，委实难能可贵，值得支持与拥护。

——雅波

《清流》内容相当充实，宜注意版面美化，当可臻更高境界也。

——马汉

《清流》装帧设计上乘，内容踏实，在今日的马华文学气候中有这样的表现，十分难得，我们应好好加以珍惜。

——方北方

我们非常高兴看见霹雳文艺研究会的《清流》出版了，它确实是“清新”又“不同流”！

以下是一些浅见与建议：这样的刊物适合中学生阅读。鉴于中学新课程华文纲要中有语文知识技能项目，如阅读，分析，欣赏文学，修辞等，我想要是《清流》有这类启发性的有奖写作活动，开放予中学生参加，结果可能激发更高学习兴趣。

此外，也可让初学者共同探讨写作的技巧，如评论“编辑部人语”中编委黄戈二君谈小说部分的评语，或针对某些特选文章的分析，象记叙的技巧，议论文的论点，论据，论证等。

——许锦荣

多谢各位的爱护与鼓励，我们将竭尽所能，为《清流》谋求外貌的美化与内容素质的提高。

唯增加中学生语文知识与技能的学习一节，一时实在无法应命，因为我们必须遵守申请出版准证时所填具的各个项目，包括《清流》的内容性质，篇幅，售价等。

不过，我想董总出版的《中学生》和教总出版的《教育天地》或可补《清流》之所缺。

愿大家继续垂注，使《清流》的峥嵘之声，日益清脆悦耳！

——驼铃敬覆

目 录

封面画作：郭绪益

封二：文学颁奖礼

1 编者·作者·读者

评论

- | | | |
|----|---------------|-------|
| 6 | 90年代马华新诗的展望 | ● 李寿章 |
| 9 | 抗战文学作家金枝芒 | ● 张毅之 |
| 16 | 微型小说与冷盘 | ● 剑 客 |
| 28 | 被遗忘的写作人——左琴蓝琳 | ● 黄梅雨 |
| 30 | 〔看看集〕之我见 | ● 张 志 |
| 47 | 照亮盲点——〔盲点〕简评 | ● 一 介 |
| 61 | 文艺复兴的先驱——但丁 | ● 太 仲 |

小说

- | | | |
|----|---------|-------|
| 17 | 画家 | ● 橡 木 |
| 18 | 讨海人 | ● 洪祖秋 |
| 34 | 咖喱卜碎了 | ● 驼 铃 |
| 40 | 风过处 | ● 方怀静 |
| 50 | 怎么升得这么快 | ● 怀 鹰 |
| 52 | 蛹期漫漫 | ● 黄慧琴 |

散文

- | | | |
|----|--------|-------|
| 12 | 三个日本人 | ● 飞 马 |
| 38 | 寄不出的思念 | ● 馨 惠 |
| 39 | 少年与中年 | ● 慕 文 |
| 48 | 最后一夜 | ● 佩 韦 |

出版及发行
霹雳文艺研究会

承印者
理想印务公司

PERSATUAN KESUSASTERAAN DAN
SENI-LUKIS PERAK
40-B, Jalan Chung Thye Phin,
30250 Ipoh, Perak.

SYARIKAT IDEAL PRESS
NO. 2, Taman Tok Perdana,
Jalan Raja Omar,
32000 Sitiawan, Perak.

诗歌

- | | |
|----------------------------------|-------|
| 8 达邦树上
笼鸟 | ● 吴 岸 |
| 15 劫 | ● 王 涛 |
| 16 都门组曲之一
高楼自白 | ● 因 心 |
| 27 捕渔人 | ● 枫 华 |
| 27 咏物诗(一)蜜蜂 (二)风灯 | ● 佩 韦 |
| 29 恋爱——写给诗 | ● 芸亦尘 |
| 33 紫梦羚小诗二首
(一)单人艇
(二)爱大华凌晨 | ● 杨百合 |
| 38 走在夕阳下 | ● 碧 枝 |
| 46 怡保花园食物中心 | ● 橡 木 |
| 47 春之风 | ● 李 龙 |
| 49 生病 少年诗 | ● 金 苗 |
| 51 思念 | ● 冰 思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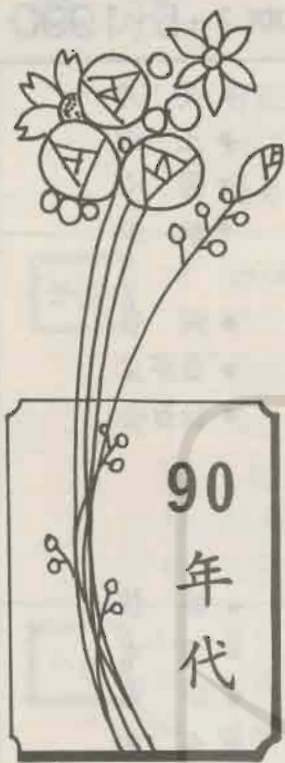
翻译

- | | |
|---------------|--------|
| 62 关于翻译
大学 | ● 驼 铃 |
| | ● 叶新田译 |

- 68 谢启
67 稿约
广告

主 编：陈有明
编 委：黄戈二，一介，田舟
美术编辑：许崔冰 叶兆熊
郭绪益 冯太仲
校 对：紫梦羚
督 印：驼铃

出版日期：1990年3月1日创刊
出版准证：PP101/1/90
售 价：每本马币2元



李寿章

马 华 新 诗 的 展 望

★新诗的隐忧

1. 派系间的隔膜

我国诗运不能蓬勃发展，写作者不能团结，似乎是彼此尚存派系之见，造成隔膜与格格不入。

例如南马方面的写作者，由于过去的年代，因受星加坡写实派的影响，故多倾向于现实主义的创作方向；而北马方面则是现代派极为活跃之区域，凡主办文学的各种活动，出席者几乎清一色为自己人。

致于南马写实派主办的各项文艺活动，出席者也以同派系者居多。

我们应该打破此种不健康的隔阂，文人不应再相轻，分派系。大家本是同根生，应该带同去负起推动马华文学的发展的使命。

2. 某些现代诗过於晦

现代诗有其优点与伟大的一面，有许多优秀著作值得流传，然亦有缺点。

某些现代诗的作者，不知不觉间中了西洋理论的毒素尚未知，作品使人看不懂，过份玩弄意象。有时甚至没有一定的层次，结构不完整，肌理松弛。

由于玩弄意象，思想游离不定，语言含混，有借尸还魂之新古典，有强说愁的新浪漫或宣扬虚无飘渺的《世界主义》等。这些对诗运都是害多于利者。

3. 商品社会文明之害

随着物质的文明的高度发展，科技的进步，造成每个人都处于紧张刺激的生活里，终日忙碌与奔波，那有闲情去阅读什么文学作品？

举中学生来说，多被各种功课压得透不过气来。独中强调三种语文并重，情况更甚，何来闲暇阅读文艺作品？

再加上每晚星、马多个电视台放映的打打杀杀之武侠连续剧，情情爱爱的灰色电视影片或消闲性、低级趣味的各项节目的吸引，不少的中学生，边看电视边作

功课，结果不单学业受影响，诗的写作恐怕也因此后继无人，令人潜含着缕缕淡淡之隐忧。

★新诗的本质与功能

新诗的本质有如人类的本性一样，是永恒不变的。

诗不只可以叙事，讽喻世道，抒发小我大我之情。时至今日，诗已逐渐脱离了初民时代的那种狭窄之特定的功用。

其实曹丕早已看出文学的独立性，如其「典论论文」里曰：「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

如此看来，包括诗在内的文学是不朽的。好的诗词和一切文学作品一样，不仅能反映人生，批判人生，对社会人心作透澈之观照，亦能发挥一种净化人类心灵的教育作用。

★新诗的任务

以我国多元民族的社会而言，今后新诗创作主要内容与任务，应当是：

1. 促进民族间的文化交流。

兹引雪洲中华大会堂为例。该会堂于一九八八年十二月十日出版了一本马华诗选，由马来文学学者杨贵谊取名为《拾凌》巫文译为 (Tilik Nuansa) 即《微细的

差异》。

拾凌之成功出版，实具有深远重大的意义者，对沟通华、巫族文化方面或异族作者与华族作者的联系上，宛如一道桥梁，促进种族间的亲善与团结，对种族之隔阂现象，势必可以促渐消除之。

2. 揭发少数人在经济上操纵把权之罪恶，而反映各民族中下层人民因经济被迫而遭受的苦痛和他们的心声与愿望。

3. 揭发唯情惟美者，有闲阶级，病态书生等的歪论以及「鹰犬」、「游侠儿」、「爪牙」等思想文化之罪恶，坚持为社会为人生而文学艺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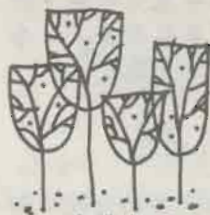
4. 在文学界或文学作者中间，应当建立一种严正客观的文学批评。严厉也批判那些只为少数人歌功颂德而无视民主民权的作品。

★新诗的展望

我们对马华九十年代以后的新诗展望是乐观的。纵观海外，台、港、星、马、和中国等地的经济都呈现一片繁荣景象，文学也随着政治经济的稳定而姿采缤纷。

今后新诗应走的道路应该是不同派系的结合。现代派与写实派在写作手法与取材方面，实应巧妙地结合，取其精华而弃其糟粕。

达邦树上



吴岸

我攀上了

我日夜仰望的地方
这绿叶如盖的天堂
我呼吸着芬芳的灵气
听百鸟在枝头
为我这礼赞的歌者
歌唱

绿树如织
看风卷黄叶
如群蝶飘落底谷
荡起串串篝烟笑语
达邦树 达邦树
让我临风
为你再赞一曲
抬眼处
却见对面翠峰里
处处都有
你……

后记：旅游局在西连兰章瀑布处，设云梯绕一达邦树树干而上，供游人攀登至高处（仅达树腰）。攀登者多为达雅族青年男女，在树上惊呼欢笑，留连忘返。此诗草于树上，时为一九八九年七月二十三日。

试看杜甫不正是“不废齐梁兼亲风雅”而培育出来之诗圣吗？杜甫诗曰：“摇落深知宋玉悲，风流儒雅亦吾师”这就是杜甫能超人一等之故。而李白独重风雅，即输夫色彩矣！故应知诗的内容与形式有如人的生命与肉体一般不可分割。

庆幸的是：星马诗坛近年来写诗的新秀不断涌现，而融合现代与写实的出色诗人如吴岸，原旬，方昂等，皆有特出的表现，实可庆可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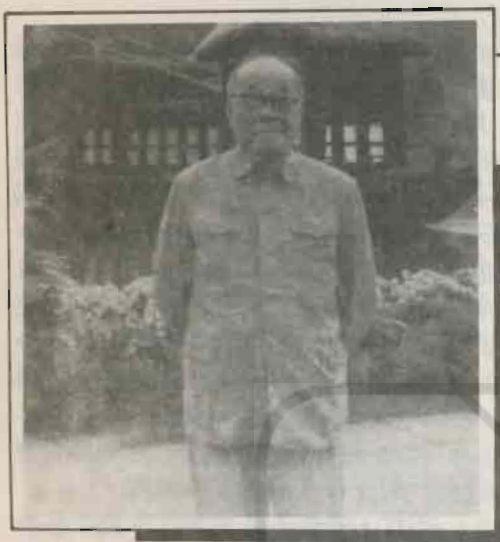
惜乎某些被存在主义思想误导的现代派作者，只看现代派的作品，而忽视了不断改变，突破，创新的写实派之作品，以致时至今日仍然故步自封。

无可否认的，现代诗人应该采用现代社会的各种题材，如海外中华民族及我国华裔的困境、命运与遭遇，而以强有力的文字，写出雄浑壮烈之诗篇。

总而言之，就是订下一种崭新的创作方针，以继承原有的传统。关怀生民世俗，高歌浅唱，盖为心声。

这才是我们所要积极发展的现代马华新诗。





抗战文学作家



金枝芒

张毅之

抗战文学作家金枝芒先生遗照

如果说，在大马华文文学史上，抗战文学是重要乃至影响以后文艺创作的时代，那么，抗战文学的作家，应属是该时期里值得颂扬与敬仰的一群人物。

但是，从方修编写的《马华新文学大系》中，抗战小说的高潮里所选的一些小说，也只有乳婴，铁抗，高扬，流水，丁倩等的小说，而在这些人物中，方修也认为乳婴的短篇小说「八九百个」是最杰出的一篇。

在研究马华文学史的资料书藉中，诸如，方修，苗秀，马仑编纂的各书，迄今「乳婴」这个人物，履历以及照片等资料，通常都是一片空白。

根据马仑兄编著之「新马华作家群像」一书，乳婴，枝阳，周容，金枝芒是同一个人的化名与笔名。

当然，在这之前，金枝芒是何许人也？以及乳婴，枝阳，周容等笔名，同样地引起追踪，研究马华文史的人，也

会有所疑问。

一九八八年元月廿八日，金枝芒的未亡人周文琴女士在一则讣告中，金枝芒（陈树英）特别赫然的在白纸黑字中出现，至於逝世正确日期时间地点，一概尚付阙如，当然是令研究乳婴这位马华前辈作家觉得费思量之事。

我先后在新明日报于一九八八年二月廿八日发表了“抗战文学运动作家金枝芒逝死了”，三月六日“忆金枝芒老师二三事”，稍后又刊出了“金枝芒的文艺小说”，后又在南洋商报商余四月八日刊登了“怀念金枝芒老师——抗战文学作家之一”等文章，藉以抛砖引玉，希望认识金枝芒的友辈，以及1936至1942年期间，金枝芒老师任教吡叻督亚冷同汉小学时的老师与学生有一点迴响或反应，但是一切都徒然。

幸好李锦宗与梦平（马仑）二兄来

函给予勉励，的确，此时此地要想按图索骥般追踪事实，寻找资料，有时难如登天。

况且，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光复后的马来亚，许多资料档案，乃至有关报刊杂志书籍都在日军占领期间焚烧得一乾二净，另一方面，督亚冷同汉小学的师生也在日治时期，各自为着逃生，星散别地，也有不少无辜牺牲在铁骑之下。

我为了求学生活也离开了督亚冷这个小镇。因之，金枝芒老师给我的印象也模糊了。

当年在一般人口里读起过的「金枝芒」，讳莫如深，一直到一九八八年二月廿八日南洋商报刊登的一则讣告中，始证实金枝芒其人就是当年执教鞭，担任过我小学阶段的老师陈树英。

为了拟深一层的瞭解当年在抗战文学写过有关散文短篇小说的金枝芒，有关他实际的写作详情，我曾打听过他未亡人周文琴老师的近况与住址，但一直没有联络上。

在此纳闷之际，一九八八年八月十二日由金枝芒老师的儿媳妇梅秀群从上海寄至商报，并由商余老编转寄给我的一封信中，显然地他已阅读到我发表在商报商余版上的那篇“怀念金枝芒老师”文章，同时，也寄赠金枝芒的遗照一帧，的确，很令人在纳闷中有了点鼓舞。

信函中除了赞同我在文章中叙写的老师外表严肃，对家里的小辈也严格，至於金枝芒在马来亚执教，何时道返中国，写作情况等等隻字未提。他压根儿就没有给我提及写作上事情。

我随后依照了梅女士的地址，写给他一封覆函，同时，我也提出了十个问题，其中包括金枝芒老师作故于何时何地，地点，安葬何处？金枝芒老师的籍贯，是江苏省何市何县？他老人家来马之前在国内的那一家大学或学院毕业，修读何科系？他回到内地任职何处？有否继续写作？他的出生年月日，以及他有否出版专集？有否遗留存稿等等……。

但是，我的去函迄今并未收到回示，宛如石沉大海，音讯渺茫。

这也中断了我搜集金枝芒老师的资料与一切有待考证的许多问题。

不过，我在上述发表过有关金枝芒的过去轶事，以及一些生活片断，大致可以肯定的是几个事实。

(一)金枝芒，乳名，殷枝阳，周容等笔名或化名，如属同一个人的话，他的真实姓名是陈树英。（有作者也曾在新明日报副刊上，误认为陈树兴，盖因「英」与「兴」相近，其实这是推测之错误，何况金枝芒的未亡人周文琴已在讣文中显赫以括号登载金枝芒（陈树英），毋庸置疑。

(二)金枝芒是江苏省籍贯，至於是否上海人抑或其他各县镇人士，尚须得到正确资料。

不过，以他当年由中国被聘任教职南渡，督亚冷同汉小学校长是尹彭龄先生，他是地道江苏老师，该校在尹校长手上聘就的教师，从中国南渡者几乎都属同乡，从过去所知，像缪中天，吴中俊，杨逸尘，这些早期的教育界人士，都曾在该校任教过，几乎都有同乡关系。

(三)金枝芒逝世于1988年2月下旬

活在世上有七十岁高龄以上，由于他的出生年月日无从稽考，故此确实年龄尚待考证之。

④金枝芒南渡任教，当年他与周文琴老师夫妇一同在督亚冷同汉小学，一直到日本南侵一九四二年底，战后应邀至吉隆坡民声报任编辑，这是他弃教担任报社工作，该报社隶属当时左派人物的喉舌，据悉这也关系到在日治的三年零八个月时间，金枝芒是在不得已情形之下，参加了抗日军工作，光复后的马来亚，金枝芒也顺理成章的加入民声报报社的工作，一直到大约1948年间始被当局遣送返中国，换句话说，从他1936年南渡，至1948年重又回返中国，他在马来亚生活了超过十年的光景，写下了许多可歌可泣的悲壮故事，发表了许多爱国家爱民族的言论，他的短篇小说创作质量很高，留下了许多佳篇，也遗失了许多可编辑成册的散文小说，一直到他1988年2月间逝世，没有听说或看到他的任何一本专集面世，这是一件甚感遗憾的事。

最近吉隆坡董总为了应需，于1988年7月将“马华文学作品选”重新编印出版，我拜读一些战前作家的作品，同时也发现到抗战文学作者乳婴的作品，可是，编者方修先生在乳婴的作者简介中，仍然是「生平不详」，依旧是一片空白，有感于此，特在金枝芒先生逝世的二周年，将我所「追踪」得到的结果，微不足道的一些琐事写出让马华史学研究者对乳婴有进一步的认识。

笼 鸟



王 涛

我睁眼

笼子窄门外

蓝天微笑

白云挥手

线林沉默

海洋哭泣

我听到枯叶在翻身

我感觉珊瑚的呼吸

我展翅

一条长长的法令

绑着我瘦瘦的脚

我鸣叫

我挣扎

三个日本人

飞马

“砰！砰！”好惊人的两响，幼小的我可从没听过这种令人丧胆的枪声，心灵上因此给烙下了数十年都无法忘却的印象。

小小的心儿虽是蹦跳得好剧烈，而好奇之心还是无法按捺下来，我为了想找出原由，一双小脚仍会轻轻地步近楼梯口，伸头向下探望。我看见一位身材矮胖，样儿顶威风的日本军官，他匆匆赶到屋后去了。没多久，他抓着一个脚部鲜血淋淋的抗日军走到楼下的脚车店口，他把受伤者交给另一个日本兵。接着，店主捷兴叔叔非常小心与恭敬地把日本军官带到楼上来，让他到处巡查。那时我被吓得只是躲在妈妈的身后偷看。开始时，大家都很紧张，提心吊胆地不敢正视那日本军官。大人们都以为这回必定都要死在日本人的手上了。

过了一会儿，那日本军官却非常和气的和捷兴叔叔交谈起来，他也和妈妈说了一些话。那日本军官在下楼之前，还用手轻轻的摸摸我的手，摸摸我的头，再微笑地看着我，脸上表现得亲切，好和蔼。害怕的小心儿，顿时对那日本军官有了好感。这就是我所认识的第一个日本人。

原来日军南侵时是个最黑暗的时代，大人小孩都害怕见着日本兵：怕他们的横行霸道，怕那残无人道的种种刑罚



1.
。记得大人们尝说日本兵常常把抓来的人强行灌水，灌得个个肚子饱胀，然后穿着重重的军靴，在那肿胀的肚子拼命踩踏，或用枪柄向那些鼓胀的肚臍重重撞击。有者更任意飞脚乱踢，不把人当人，直教受害者五孔泄水或出血。那种残酷难忍的痛苦，实非笔墨所能形容。据说有些甚至用利刃割切人民身上的肌肉，然后下盐，而任由受害者痛苦呐喊，施刑者则在场嘻哈欣赏，洋洋得意地显示他们的权威。当时年轻的姑娘和妇女多会剪去修长的头发，乔扮男装，以掩饰身份。日军除了好杀妇女，甚至利用锋利的佩剑把乳房一个一个的割下作嘻哈的玩乐。还有些日军抓到人则命自掘坑穴，用活埋的方法或以刺刀穿腹处死。据说日军常从监狱提出坐牢者，用绳捆住脚，然后放出军犬来咬杀，被咬者惨叫连声，日兵则在旁大笑享乐。另有利用树胶丝线点着火以炙灼烙烧人身。把人脱光衣服，捆住双脚，倒悬在大树上，让人活活吊死，这也是日军的另一种可怕刑罚。在那个时代，有谁不憎

恨日本兵？有谁不想把他们活生生的吞下肚子？

“砰！砰！”两声之后在积莪营的一间脚车店里抓到了一个受伤的抗日军。这是小地方最轰动亦是最严重的大事。大家都以为整个镇上的人必会受牵累，必会遭受大屠杀的厄运。那时大家都在担心着日军会在积莪营进行大检查、大肃清。所谓大肃清就是将所有的居民先赶到大草场去晒太阳，最后要打要杀都任由他们摆布。

一天、两天、三天过后，积莪营都是风平浪静，个个都平安无事。后来大

人们都纷纷的议论着：原来那抗日军是从金保一直受日军监视着，追踪着。后来由于发觉形势不妙，便急急逃遁，最后迫得逃进我们住的脚车店里而受枪伤的。日军认为那抗日军与积莪营是扯不上关系的。我们因此逃过了一场劫难。

如今回想那个摸过我的手，摸过我的头，又对我笑笑的日本军官，他一定是处事有分寸，有好生之德的好人，才会让我们积莪营的民众逃出生天。如今已是数十年了，不知那慈祥的日本军官和那受伤的抗日军是否仍活在这和平繁荣的世上？



山本哲也和章钦摄于怡保（14-8-1986）

在1986年8月14日，却让我有机会认识了第二个和蔼可亲的日本人，他就是对马华文学非常关注和热爱的山本哲也。他对马华文学的研究有着浓厚的兴趣，是日本北九州大学外国语部中国学科（中文系）教授。他曾经发表了“马华文学概说”，“马华新文学大系”以及“新马华文大系”评介，另有很多关于马华文学的一系列论文，取得

了可观的成就。

当年他是前来大马和新加坡作考察旅行，在8月12日应大马作协的邀约到来作专题演讲，题目是：“日本的马华文学研究”。他告诉大家，在日本最早注意到马华文学的人是山口一郎教授。在1967年山口一郎教授和今堀城二博士一起来新马两地作了一个月的考察旅行，顺便研究当地的会馆历史和孙

中山的事迹。那时他们带回日本的马华文学作品很多。其中最受重视的就是方修写的《马华新文学史稿》。日本人之研究马华文学，除了具有学术上的价值之外，又可使更多的日本人能更深入地了解东南亚的实际情况，从而纠正日本人轻视东南亚的心理倾向。同时他也告诉大家：无论是什么民族，处境越恶劣，人民越会维护自己的母语以及自己的文化。他因此认为华文文学必定会永远存在於马来西亚，并获得发扬光大。在这之前的1974年2月，山本哲也曾作了五个月的东南亚各地的考察旅行，所到的地方是菲律宾、印尼、新加坡、东马和西马。结果，他根据调查所得而写下了《东南亚华语教育和华文文学的现况》鸿文。

山本哲也的华文和华语都可称得上第一流，若是大家都不说穿他是日本人，你一定会以为他是我华裔同胞呢！

1986年8月14日的晚上，天虽然下着毛毛雨，我和章钦还是陪着山本哲也在怡保市的路边摊档吃着闻名全马的芽菜鸡沙河粉。我们为山本哲也介绍了夜市的各类小食及讲述了我国各州人民的经济活动情况。他则为我们叙述了日本人战后的一般生活情况。他也告诉我们，日本人对我国的各工业都有着莫大的投资兴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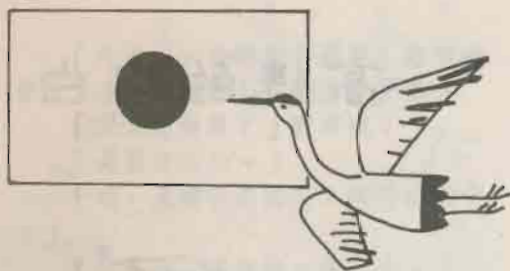
记得山本哲也曾这么说过：日本人野心大，要侵占他国的土地，是一种优点，也是一种弱点。中国人讲究礼让、崇尚和平，不去霸占他人的土地，虽是优点，其实也是一种弱点。

要是海外的华裔同胞能深一层的去思考山本哲也对日本人和中国人的分析，然后再对自己的处世态度作出适度的改变，相信最终必然可以摆脱处处受制于人的可怜处境。

3.



1989年9月10日上午，当我到吉隆坡游览国家纪念碑时，我认识了第三个日本人——一个少妇——。开始时，我是站在远处静静地留意观察着她一举一动，欣赏着她那雪白嫩滑的皮肤，尤其令我喜欢的是她那甜甜的笑容。看她的体型、听她的谈吐和腔调以及斯文有礼的态度，我暗地里认定她是日本女人。为了要证实这点，我第一句便开口试探她的国籍，这位长得漂亮大方的孕妇竟非常爽朗坦白地告诉我：她是日本人，丈夫是马来人。那时，她的丈夫正坐在树下，很认真地挥动着灵活的手在绘画。这个年轻瘦小的马来伙子，所画的全是大马美丽的风景：有甘榜、渔村



传说这座年轻的城
一夜间老去
传说万千东瀛的子弟
瞬息间共樱花飘零

八月六日必想起和平钟
想起和平公园里的匍匐
想起慰灵碑上的句子
「在和平下安息
错误不再重复」

、锡矿场、铁船、椰林、油棕园和各地的名胜。我站在那里静静地看，不到半个小时，这位口才伶俐，仪态大方的年轻孕妇竟为丈夫卖了十多张令人喜爱的彩画。当天的顾客除了从日本来的旅游者，还有两对英籍夫妇。每张画是三十元。

那日本少妇和顾客用动听的日语交谈，她也能用不算生硬的英语来做生意。我看看那沉默的马来伙子勤奋的画着画着，又看看那红润甜美的脸蛋，我除了佩服她那做生意的本领，更欣赏这对异国情鸳的自力更生。我想不久他们就可以为大马增添一个马日合璧的新生命，这可真是一桩美事！

~~~~~ 广岛原爆周年有感 ~~~~~

劫

○ 因 心 ○

没有谁愿重提  
祖先横行的铁蹄  
扬起多少腥风血雨  
没有谁愿重温  
如何自己的亲人  
在出鞘的东洋刀下  
化作出窍的游魂

罪孽的因结罪孽的果  
当年若非迸发挑衅的火花  
今日何必放水灯笼点长明灯  
落得在瓦砾堆中擦擦拨  
寻觅凶残狂妄的教训

记取今日之悲  
何如记取昨日之非  
往后不再恋栈一盘  
厮杀惨烈而无胜算的棋局  
而太阳旗正冉冉升起，且祷告  
愿草状云的阴影永别心头  
愿千羽鹤(一)的翩翩白影  
长留碧空

注(一)：千羽鹤为日本祈福求长生的象征。

# 微型小说与冷盘

## ◎剑客

微型小说顾名思义是指篇幅短小精悍的小说。这类型的小说可追溯到周战时孟轲的《齐人》，表面上看来，《齐人》是篇动听的寓言，而实际上却是一篇出色的极短篇小说。

随着时代的演进，小说的形式与篇幅也从简短发展为冗长，直至今日，由于忙碌的生治环境使然，导致小说的演变也趋向简化，故产生了所谓的「微型小说」。

一个完整的故事（小说）必须具备人物，事件，结构三大要素。而微型小说更不得有所或缺。曾经有人把微型小说比喻为「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可谓十分贴切。

去年底在都门的作家交流会上，听到一位作家（忘了其大名，请见谅）将微型小说比喻为酒宴上的一道「冷盘」。这可真是个新鲜的「妙喻」。想想「冷盘」确也是「琳琅满目」的佳肴，但往深一层想，越觉不妥。盖冷盘上的佳肴通常有如杂锦般的不调和，而微型小说的内涵果真有如「冷盘」一般的紊乱货色，岂不令人惨不忍睹。

西方现代小说的宗师——詹姆斯（Henry James）在他的名著《小说的艺术》一文中说道：「小说是活色生香，统一而连贯，和任何其他有机体（Organism）并无分别。」詹氏针对小说创作说了一句名言：「人物个性决定事件，事件阐明人物个性。」我想这句名言对于小说家，尤其是热衷于从事微型小说的作家们，也许可奉为圭臬。

## 高樓的自白

### 都門組曲之一



最好把所有的阳光  
据为己有  
（让他们在阴暗中哭泣吧！）  
攔住空气  
（叫他们呛咳窒息！）  
挡住眺望的视线  
（只准他们看到自个的脚尖！）

在这个只顾往上攀爬的世纪  
像我这样的一幢  
高楼大厦  
云端，诡谲的云端  
才是我的  
终点

楓華

# 画家

『今天××会馆举行画展，你有去看吗？』艾林从办公室走出来便道。

『是谁的画展？』我回道。

『是胡英英的。』

『哦，是我国名画家，值得去欣赏。』

『就是嘛，所以特地告诉你。』

××会馆大门外，摆满了许许多多的花篮，红的、白的、紫的、黄的花全都沾上一份光荣。我踏入大门时一位小姐急忙立起身，示手请我签名。一幅又一幅的画展现在我的眼前，有山水的、有人物的、有花草的、真不愧是位名画家；我慢慢欣赏着，不觉走到了一张长桌旁，桌上摆满了许多娇小玲珑的陶瓷花瓶，非常雅致、非常可爱，于是我伸手轻轻地摸了又摸。

『不许动！』一句重重的语气从我的后面钻入耳朵，转头一望，一张浓妆艳抹的女人脸孔，虽然称得上美丽，可是那道发怒的眼光从近视镜后透射出来，叫人一阵心寒；心想，她就是会场的负责人吧！这没有礼貌的态度，真叫人生畏。

这时在大门外有两位戴眼镜的中年人，衣著高贵、白白胖胖，笑咪咪地走了进来，刚才骂我的那个女人急步迎上前，现出一张迎人的微笑脸『你们来，请参观，请指教。』一边陪伴着他们走，一边微笑着。

『我们是来捧场，那里敢说指教。』

“这么赏脸，实在难得！”那女人笑得口也合不上来。

他们一边走一边谈，来到那张长桌旁便站住了脚，那女人快手拿起一个精



致玲珑的小花瓶，一一地向两个男人作介绍，一个男人接过小花瓶赞口不绝，别一个男人顺手拿起一个又一个在欣赏。

砰的一声，一个别致的小花瓶掉到地面，破碎了。

『没关系，没关系。』那女人急忙蹲下身去，一小块一小块地拾回到桌面，满脸是无奈。

『真对不起，太不小心了，多少钱？我赔还给你。』

『不，不，小意思！』那女人还是挤出一朵微笑。

我望着一幅又一幅的画，望着那位著名画家的脸，不知要气还是要笑。

# 讨海人



洪祖秋

当汉忠从桥头吃力地跨上一艘停泊在小笨珍河口的拖船，准备跨过一艘艘停泊在河上的船只，步向他那艘三百马力的拖网船时，耳边除了缓缓带着咸味，有些寒意的海风外，远处已再传来阵阵的鸡鸣声。他低首吃力地提起手腕，靠着桥上几盏路灯的照射下，清楚地看见腕表上长短针形成正直角三角形的凌晨三时正。

他熟悉又老练地跨过一只只停泊着的船，两手提着的東西晃来晃去，使他走起路来有些摇晃。右手提着的，可是深水监视器，三四千块买回来靠它吃饭的家伙，可不能不小心，万一碰了船板就损坏了。

一踏上那艘停泊得最远在河中的船只，汉忠轻松地吐了一口气，船在他一跨上时，稍为摇晃一下，醒眠的阿差一翻身就从舱板上翻了下来，一边揉着眼睛，扬声模糊地问道：“今天这么早就要出海？”

汉忠把左手提着的鸡饭和咖啡茶水递给了他，把彩色监视器搁在舱板上问：“阿龙伯还没有来？”

其实，不必问阿差，他也知道时间是早了一点，而且廿多呎长的船只，一目了然。阿龙伯如果来了，一定会蹲在船头处喝着酒。

“来，”汉忠说，“先趁热把鸡饭吃了，今天我们要上卅八线拖网。”

阿差一愣，“要到那么远去？”

“后天做节，拖多一些好过节。”汉忠拍拍这个身躯矮小，皮肤黝黑，来自另一个国度，为了生活离乡背井，却能操得一口流利潮州话的青年的肩膀几下，然后跳上船舱，把监视器装上。

阿差犹疑一阵，也就拿了一包鸡饭，倒了一些咖啡乌，蹲在船尾吃了起来。

“阿忠，”当汉忠正忙着开启监视器，看看它是否能正常操作时，阿龙伯肩膀上吊着一个袋子，从另一艘船跨了过来，“今天这么早就要出海？”

“嗯。”阿忠调着监视器，彩色的画面显示着船底下流水的情况，他看见一团白色的影子随着潮流飘过，也不知道是鱼群还是一堆垃圾，河口处的水是浅了一点，无法看得清楚些。“今天我们上卅八线海路。”

“哦，”阿龙伯觉得有些意外，“太靠近印尼领海吧！”

“要过节啰，”阿忠在昏暗中绽开一丝笑容，雪白的牙齿煞是好看，“鱼虾这一两天大涨，多走一些路，过节多一些钱，也可多休息几天。”

吃完了鸡饭的阿差已开始把绳子解开，阿忠钻入舱底，开亮了舱内灯光，

把油门打开，然后一拉“士打线”，三百马力的拖网船发出了响亮的声音，划破了宁静的小笨珍河口。

阿差把一根六呎长的木棍塞入船舵的铁洞内，阿忠速度一加，船滑入河中航线，不退后的方式，缓缓驶出小笨珍河口。



正当船滑入马六甲海峡，阿忠接过舵，船一转身，阿忠油门一加，它却突然停了下来。

“怎么了？”蹲在船头的阿龙伯，手上还握着酒杯，扬声问道。

“大概是虾尾被垃圾缠着。”虾尾就是船底下的舵扇，被垃圾缠着是常有的事。

“我下去看看。”阿龙伯把酒杯往船头处油箱一搁，双手就想脱去上衣。

“不了，”阿忠在引擎嘈杂声中大声喝道，他知道阿龙伯身体并不是很好，迎面吹来的海风夹着浓浓的五加皮酒味，那正是阿龙伯取暖的引子，如果让他下海去，凌晨的海水虽是暖和，出水后海风一吹，可就冷入骨髓，“我自己下去一趟。”

他企立起来，从船舱壁上拿下一把尖刀，把上衣一脱，露出了一身黝黑结实又魁梧的胳膊，再把长裤脱去，然后探手试一试水温，就一翻身，咕通一声潜入海中。

阿差早已将引擎关了，傻傻地愣在一旁。让他下海去是比让阿龙伯更危险。阿忠会叫他来当“海脚”还不是因为工钱便宜，而且他又无家可归，让他住

在船上，也可照顾船上的东西。最近治安不好，很多非法移民到处偷抢，一给他们摸上船，连煤气炉也会给他们偷掉。阿差住在船上，就没有人敢上船偷东西了。

一会儿，阿忠从水里冒出头，双手一搭船边，一翻身熟练地上了船，一身湿洒洒。他拿起了一块破布，没头没脑地抹着全身，然后快速地套上长袖工作衣与长裤。

“要不要来一杯？”阿龙伯摇摇晃晃走了过来，递过了酒杯，“暖暖身子？”

“不了，”阿忠笑了一笑，倒了一杯热咖啡，“我还是喝咖啡。”

船朝西南方，阿忠看了看指南针，把船舵定于二百七十至二百八十度之间，然后叫阿差掌舵，他爬上了船舵，隔着一片玻璃，他看着阿龙伯又蹒跚地踱到船头，一手提着五加皮酒瓶，一手握着玻璃杯。

“龙伯，”他唤道，“不再睡一会？”

龙伯摇摇手，干脆坐在船板上，默默地注视着前方一片茫茫，漆黑的大海。

阿忠把船舱的灯火关了，让舱顶上的两盏红与绿灯亮着，这是渔船的讯号。如果在大海中不亮起，在走过公海轮船航线时就非常危险。在这些航线中，数以万吨的大小轮船经常以高速度经过，如果不提高警惕，常常会被大轮船撞翻。有时，太接近轮船航线，那掀起的巨浪迎面打了过来，也会使到拖网船翻复，所以，阿忠不放心地再次提醒阿差，“小心看前面，不要打瞌睡！”

他舒服地躺了下来，船舱虽小却也可躺三几个人，前方及左右两边的玻璃把海风挡住，舱底热烘烘得一片暖和，舒服极了，往往阿忠在家里热暖暖的被窝中不情愿地把自己扯了出来，上了船吩咐妥当，他就会将自己又塞回舱内的被窝中，反正到了目的地，阿差与尤伯这两个“海脚”会叫醒他下网。

“讨海人”就这样生活。他翻了翻身，海水粘粘地很不舒服，刚才应该是用一些淡水冲洗一下才抹身才对。现在，要他再离开被窝，他是有点舍不得了。

叹了一口气，他不禁有点得意。这三百马力的大拖网船价值可不菲。他记得，当他向妻子提出要换船的时候，妻子的眼睛瞪着他，如乒乓球那么大。她怎样能想像得到，他有办法购置这艘虽说是二手，也要五六万元的拖网船。

想到这里，他不禁得意洋洋。虽然小时候读书不多，可是却勤快惯了。他记得，读六年级时，为了没有交功课被老师掴了一巴掌而停学不读，跟隔邻的阿保叔学捕鱼，吃尽了一切苦头，常常躲在一旁流眼泪，现在，他可熬出头了。



马六甲海峡上是一片茫茫，海水在

夜晚及清晨不会很暗，反之，天上的月亮与星星的光芒，把海面铺上一片鳞鳞波光，暗绿色的点点磷光，在鱼儿翻身时掀起了一阵阵亮光。

今晨夜色可人，一片暗亮，柔和的月光为海面上铺上一层银白。风虽不平却也不大，缓缓吹来，带来的却是暖暖的凉意，似乎要催人入眠。海面上浪虽不静却也不大，偶尔掀起一些小浪花，拍击着船缘，阵阵沙沙浪声，夹着船只引擎声，反而让人容易入眠。

阿忠朦胧中仿佛看到十三四岁时的他，在缆船上拖着鱼虾，笨拙地用一片小木板把刚从网中倒出的鱼产，一小堆小堆刮到眼前，然后左右手分用，把各种鱼虾分开。

别小看这种抄分鱼虾的工作，阿忠开始目瞪口呆，看着保叔飞快地左右手分用，把大小鱼分开，小鱼归入鱼腥，大鱼又分种类，什么红枣、踏板、龙舌、黄基带，又什么斗底金鲳、红鸡黑鲷、白虾，使他头昏脑胀。就连虾他也分不清楚，什么明虾、九截、太高、沙炉及尖刺，也让他学了好久好久。

现在呢，他可如数家珍，什么鱼什么虾，不必看用手一摸，他也知道是什么了。不像第一次看到鳗鱼，还以为是一条蛇，吓得屁滚尿流。

学捕鱼可不简单。单单方向，就得让他学个六七年才摸熟。一开始时，他就奇怪为什么保叔不必靠指引，不必用指南针，在茫茫一片水天分不清的大海中，能找出一个方向，熟悉地朝着公海驶去，又能在茫茫公海中，分毫不差地回小笨珍河口，这似乎是一门神技，令他觉得既新奇又刺激。

方水的尽头，我那些兄弟不知道怎样了？”

龙伯生于中国大陆，却一辈子把对海的地方当着家乡，阿忠记得龙伯不止一次向他提过，五六岁随父母到了雅加达，在班兰兰镇住了好几年，后来迁到棉兰的亚细亚街，最后才在苏门答腊的亚齐落了脚。

“你知道吗？”往往在几杯五加皮下肚后，打开话匣子，阿忠常会惊讶平时沉默寡言的龙伯，竟会滔滔不绝，一筭一筭的往事，向他倒了过来，“我走过印尼所有华人区，结果想在苏岛落足，为当地的族群尽点力，却落个家破人亡。”

阿差从海中掬水洗肛门，然后也快步走了过来，嘻皮笑脸地向龙伯要了一些五加皮。

看着这个原名叫查差的暹罗青年，阿忠觉得有些怪异。一艘船上竟载着三个不同国籍，却又都是黄种人，但又都应用不同语言的人，他觉得，这个世界实在太小了。

“我父亲是华人，”阿忠第一次听阿差说时，差一点笑了出来。一身瘦削黝黑，一头鬈曲黑发，一腔外国潮州语，竟也是华人！”我们家中都讲泰语，潮州话是我出来工作才学会的。”

阿差潜入马来西亚，像许许多多泰国、印尼及印度青年一样，以为马来西亚遍地黄金，俯首皆是，谁知道，来到了这里，才知道他们是要面对剥削。

“反正回去也没有工作，”阿忠在听到阿差这么说，就决定廉价雇用这个青年，“回去吃老米不如在这里更舒服。”

“咳，咳，咳。。。”

朦胧中的阿忠，突然让龙伯一阵剧咳吵醒。他翻身坐了起来，只见船头龙伯朝海中吐了一口痰，又将手中的五加皮一口喝光。

这样的喝法那可以。阿忠三番数次劝他，龙伯只是一笑置之，而往往当船朝着西南方进行时，龙伯就会盯着前方看着，默默地凝视前方，眼神中一片深远，一片茫然，一片空虚。

阿忠翻身从舱内跳了下来，阿差把舵用一条橡胶内胎绑着，两手搭着船缘，把半个身子挂在船外，光着屁股，正在出恭。

“喂，小心鲨鱼把你那个咬掉！”他朝叩着一根香烟，眯着眼睛正在出恭的阿差开玩笑谈道，然后朝船头的龙伯走去。

“龙伯，”他也在船板坐了下来。“想家？”其实，他已瞥见，龙伯一双深邃的眼睛已冷起了一片泪光，泪珠在眼窝的皱纹内打滚，看看是会滚下一脸沧桑，刻满岁月烙痕的脸颊。

“啊，”龙伯急速放下酒杯，揩了揩双眼，自嘲地说，“喝了一辈子酒，竟被酒呛着，看，连泪水都呛出来了。”

“龙伯。。。”他怜悯地看着老人家。

其实，说龙伯老也不恰当，他不过五十多岁，身体是应该壮得很，只是他却是在折磨自己，终日喝个不停，把身体糟塌了。

“阿忠，”龙伯幽幽地说，“在前

后来，阿忠才发现，阿差不回去是有特殊的原因。在泰北的家乡中，阿差的妹妹已被父母卖到泰南的妓院，而家中仍有一大群大小的人等着喂养。

“不回去也等于帮他们的大忙，”阿差自嘲地说，“少个人抢饭吃，可以吃饱一点。”

其实，阿忠更明白，穷使阿差失去亲情。阿差并不是个没有情义的人，他也有七情六欲，内心之中他多么渴望能回到口操多音的家园去。只是，穷扼杀了一切，也抹去了尊严，揩去了人格，妹妹青楼卖笑，在他看来，已是谋生方式的一种，甚至他竟以此为荣，夸妹妹们能干，赚的钱多。

阿差是想回家乡，他常说，“只要我发达，我一定会回去。”

谁不想回去，那芬芳的泥香、可亲的乡音、失落多年的关怀和亲情。阿差说，只要发达，他一定回去，而他的定义，竟让阿忠笑了出来，“只要有五千块钱，就可以换五万铢了，我就发达了。”

阿差的理想简单，一两千块买田地，一两千盖屋子，一两千娶个老婆，安份守己，就可以富逸地过一辈子了。



不像龙伯，阿忠朝龙伯望了过去，他又在揩眼睛了，嘴中却忘了自解，“年纪一大，一睡不够，竟要流起泪汁。”

其实，龙伯跟阿忠这些年来，阿忠最清楚不过。船一朝西南，龙伯就掉入忆缸，沉默于思路中，那里还会睡。

“你知道吗？”龙伯多喝几杯后，一有醉意，总是会这么说，“他们叫我

改名字，说改了就可以跟他一样平等生活，结果，结果。。。”

阿忠了解每一回龙伯都会激动的心里，华人嘛，总认为行不改名，坐不改姓，现在被改了一个什么“苏丁诺”的印尼名字，怎样也不舒服。他本来最喜欢看羽球赛，不过每一次看到印尼的什么苏迪诺之类的黄种球员，他都禁不住冒火。一场国际羽球赛，几个黄种人包办决赛，怎么马来西亚和中国的球员都正名正姓，为什么他们就要换名换姓？

“都是那个苏卡诺！”每一回龙伯都会咬牙切齿，“一九六五年九·三〇流产政变，就把这股气都出在华人身上。”

这一段古，阿忠听得滚瓜烂熟，早在一九四五年，苏卡诺在从荷兰人夺回政权时，已喊出“一个民族、一种语文、一个国家”的口号，而在一九六五年的改变事件后，占印尼只有区区三巴仙的华人，首当其冲，竟成为这个有千岛之国，富有热带风味，拥有三百多个族群，两百多种语言的国家的代罪羔羊。

“当时，排华事件此起彼落，”龙伯一提这回事，往往两瓶五加皮很快就喝完了。阿忠明知道他喝多酒会误事，只是，如果不让他喝，他又舍不得让龙伯整日浸于悲愤之中。不过，龙伯往往喝完就倒地而眠，到了目的地，唤醒了，他倒会沉默地勤快工作，所以阿忠也放心让他喝。“我们从班芝兰逃到亚细亚街，从万隆到泗水，避过一次又一次的灾难，终日生活在恐惧之中。”

“喂，”阿忠突瞥见阿差也在一旁听得出神，就提醒他，“船舵没有人掌，等一下驶到印尼去，碰到了他们的海

军还是海盗，你就知道苦！”

阿差吐了吐舌头，就快步走向船后。

“把方向移向西南二百五十度，”阿忠昂首看了看天，然后向船后的阿差大声喊道，“注意电视机，看看船下有没有暗礁。”

电视机是那台监视器，没有了它，有时碰到暗礁就无法避开。所以，那些没有监视器者，往往不敢来到这么远的地方拖网。

到了破晓时，他们就会到达卅八寻航线。渔民们把那里称为卅八，那是因为这是一条水深卅八公尺的较深地带，而在这里，他们就会朝西北三百五十度，往峇株巴辖方面驶去，不过，这是在下网后正式拖网的航线。

往往，清晨七时多下网后，往西北拖了三两个小时才上网，过后再次下网，再往东南拖回原路，下午一点左右上网，就可朝岸边东北的方向回陆路。

“过后，很多人被驱逐回中国大陆，在印尼的华族人士开设的商店，不是被捣毁，就是被抢劫，不然就是烧毁。”龙伯呷了一口五加皮，双眼又泛起了泪光。

“我们一家在亚齐开设的杂货店，也完了。”昂首半杯橙黄五加皮就这样入了龙伯的肚里，他的声音开始呜咽了。

阿忠知道，龙伯该睡了。龙伯好不容易才过海来到马来西亚，却只剩下了他一人。



他站了起来，心中感触良多，小时

候不读书，大了做个粗人也无所谓。只是，如果能多认几个字，那该多好。现在，孩子要读华文小学，还可以光明正大送去，他听龙伯说，在印尼，别说是华文小学，连在家中偷偷请人补习华文都可能已犯了刑事法。可是，在印尼仍然有无数华人家庭，甘愿冒着被捕的危险，请补习老师上门教孩子华文。

阿忠就奇怪，为什么在马来西亚里处处都有华文小学，却仍有一些人把孩子送到国民小学去。他的确不明白，就像他不明白为什么连拖网船的执照也有限制的发出，据说是靠什么固打发出，而如果没有人申请，就可以发出，宁可扣住不发。这么一来，就造成了很多没有执照的非法拖网船，在海上公然操作。阿忠以前就当了几七年“海脚”后，筹了一笔钱，买了一艘非法没有执照的拖网船，在海上拖了一个时期，也同时泡制出了许多贪污事件。

龙伯已倒下来呼呼大睡，阿忠心中感到很不舒服。他怎样也不会明白，为什么人与人之间，经常要制造一些问题来为难自己人类。

龙伯说，印尼的排华都是因妒忌所造成。华人克勤成性，做生意者比较多，所以经济也比较好。这么一来，就招来了不幸。不然，以印尼来说，华人只是占了区区的三巴仙，比亚齐人或爪哇人或巴朝人还少，却成为众矢之的。不过，话又得说回来，若是印尼华人的人数不是那么少，也不会有今天的局面。

阿忠记得，有一次他与朋友到雅加达去，就看到一个警告游客的告示板，上面写着：“当局禁止游客携带毒品、军火。。。以及中国文字所刊载的读物

和药物入印尼。”

连华文都不得携带入境，阿忠当时就觉得有些悲哀。莫非我“杜汉忠”，这个名字也不能携带入境？所以，他带着报复心理地故意用笔在旅店墙上，写上了“杜汉忠到此一游”。

人家说，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而有华人的地方，就应该有华文。可是，印尼的华人却被迫失去了华文，而泰国的华人呢？

阿差说，很多华人都不讲华语。泰国只有私立的私塾教导华语课，却经常在不够学生的情况下关了门。为了做生意，很多华人学泰语，很多华人从小就讲暹语比讲华语更流畅，很多青年与泰人通婚，因为他们的宗教是一样。

阿差是华人，却只懂得潮语，泰语又比他的潮语好，这又是什么原因呢？

阿差说，他住的地方，多数是暹罗人，华人太少，根本没有机会讲华语，所以，为了方便来往做生意，讲泰语是最方便的了。

华人吗，是最会适应环境的一群。阿忠以前看大戏的时候，就听过人家说，华人嘛，汉奸走狗最多。



“老板，”阿差的喊声惊醒了他，“卅八航线到了。”

他快步走到船后，朝监视器一瞄，果然右下角的水深数是38两个阿拉伯字。他看了看腕表，才不过五点多，是早了一点。如果根据渔业部法令，只有清晨六点至傍晚六时可以捕鱼，其他的时间一概不得拖网。

他看了看龙伯，仍然呼呼大睡，于

是，转身向阿差说，“把船停了下来，先将左右两边的网杆拉出来，再把网绳绑上。”

阿差快手快脚，把设于左右船舱外约五呎的网杆推出船外，形成拖网船的两翅，再把船后的网绳拉了过来，经过网杆绑紧。

看看时间也差不多了，阿忠唤醒了龙伯，要他掌舵，朝西北350度驶去，然后，他与阿差两人，一左一右在船一开动，就先把网、网铁支架与两块木板推入海中。当一切都已妥当后，龙伯开足了马力，往西北驶去。

这时，晨阳已开始东方陆地一带探出了头，把海面染上了一片金黄。海上波平浪静，鳞鳞浪光，拖网船开足马力，速度却相当徐缓，拖着鱼网向前，把平静如镜的海面划开了一道浪花。这处公海上偶尔一两艘巨型轮船，也有一些油船经过，掀起一阵浪花，把拖网船推得如在摇篮中晃着的婴儿。有时，一两艘帆船在近处驶过，都会丢一两句问候话过来，而阿龙伯却永远冷冷看着这些印尼人。他说，穷已使印尼人失去一切羞耻，而许多青年更是铤而走险，飘洋过海到来马来西亚，抢偷奸杀，无所不干。而且，一向来的妒忌心理，也使许多印尼人来到马来西亚，专对华人下手。

阿忠与阿差收拾好一切，就爬上船舱去睡。他们必须养足精神，在船走多三四小时上网时，才有精神捡分鱼产。船上只剩下龙伯一人掌着舵，偶尔监视器上银幕显示出，前方有暗礁时，他就必须稍为避开，若有鱼群时，他则须马上。

时间很快就到了日上三竿，龙伯看看天空，艳阳已高照，他四周察看，知道已到了峇株巴辖岸外，于是，他唤醒两个伙伴，开始上网。阿忠与阿差们仍然一左一右，把网绳通过舱顶的网杆，再经过两侧的网杆，由引擎的一个转盘拉动，不一会儿，就连网带鱼一起拉起。

阿忠和两个“海脚”，熟练地把堆积如山的鱼虾用抽水设备先用海水洗一洗，然后再次下网，下了网后，龙伯用胶胎把舵杆绑紧，也蹲了下来，一起抄分鱼虾。

阿忠看看腕表，早上九点多。这第二次网是沿原路拖回东南，直到笨珍的海岸外。而通常这要到中午十二点多，上网后返回陆地，正好赶上三点多的巴刹拍卖。

今天的虾不少，阿忠开心地笑了。照他的估计，今天大约有四百多块的收入，扣除油钱与费用，大概还有二百多，龙伯得十五巴仙，阿差也有十多块，他就有百多块的净收入了。

如果每天都有这样的收入，一个月不必因潮水的退潮而停了几天，阿忠想，要坐大房车也不难。只是，除了退潮，还要看天气，又要看运气，一个月算起来，也不过整廿天可以工作，再加上捕获不一定，勉强过活是不错的了。

就在三人忙着抄分鱼产之际，突然一艘快艇驶了过来，靠近了拖网船，两名穿制服的外国海军跳了过来。

手忙脚乱，在海军呼喝停驶时把引擎关上的阿差，目瞪口呆，被跳过来的海军掴了一巴掌。阿忠知道，麻烦是来

了。

在这一带，被外国海军抓走，被囚于外国的事并不新鲜。一些在公海上操作的渔民，常常连船带网被拉走，结果船与网被充公，还得费一大笔钱去赎身。

阿忠站了起来，他脑里乱得很。怎么今天这么倒霉，他心中反复地说着，莫非是上个礼拜不捡那具浮尸而得到的。

上个星期在大海上，他看到了一具大概是印尼人的浮尸，本来按渔民的习惯，看到了浮尸一定要捡回，拖回岸边。可是，一来浮尸明显是印尼人，大概是非法移民还是走私者半夜在海上遇狂风巨浪遭击沉而葬身海底者，在这一带可也是屡见不鲜，也是龙伯最反对，不愿意收拾者。二来拖回去就得放弃捕鱼的工作，白白浪费了一天；三来把尸体拖回，又得应付警方海警的盘问，所以那次他们决定不捡。

莫非，这就是报应？渔民们最忌的是海上不捡尸，而会不会就是这样，今天转到他们也要遭殃？

两名海军作威作福，阿忠敢怒不敢



言，万一触怒了他们，海上又将多了一具浮尸。虽然，这里是公海，可是，往往印尼方面与马来西亚方面的划分海界各有不同，阿忠知道，除了破财消灾，就是连船带人被带走。

“端，”他嗫嚅地说道，“请”多隆”（帮忙），”多隆”。”

龙伯不屑一顾，自个儿坐在船边，一声都不吭。

“你们已闯入我们的领海！”一名凶神恶煞地喝道，有意无意地把手枪指着阿忠。

“要我们多隆也行，”另一个神气地说，同时到处巡看，“拿，这个监视器我们带走，还有你们要马上缴交罚款。”

一听到对方如此说法，阿忠喜出望外，连忙双手合十，拜个不得，“您多隆多隆，我们非常感谢，非常感谢，只是，我们带不够钱，怎么够罚款？”

“哦？”那一个凶巴巴的说，“那么就随我们回去好了。”

一听到随他们回去，阿忠吓得屁滚尿流。几个月前据说有一艘拖网船被拖了去，一船三人被关在一间既狭窄又腥臭的牢房，到今天还没有放人，其中一人还患上了疟疾。

“端，”他颤抖着，连声低声下气地乞求道，“你多隆多隆，多隆。。。

“不必求他，”龙伯突然插口说道，然后转过去向海军以外国语说道，“我自愿跟你们回去，我的老板会拿钱来

赎身的。”

阿忠吃了一大惊，一时也不知所措，阿差更是目瞪口呆，颤抖抖地阿忠问龙伯，“你。。。你。。。？”

“你放心，”龙伯低声告诉阿忠，“到了那里我才把我的护照给他们看，知道我是他们本国人，看他们又能奈我如何？”

“可是。。。？”

“放心，”龙伯安祥地绽出了一丝笑容，“马来西亚那么好，我会回来的。”

接着，龙伯又说，“哦，你看，马来西亚里有这么多的印尼人、菲律宾人和泰国人偷渡过来谋生，足见这个地方好，我一定会回来。”

“你听过印尼、菲律宾还是泰国、印度有马来西亚的非法移民吗？”龙伯说完，我随着两名海军扬长而去。

“记得带五千块来赎回人。”

“不必管他，我是他们的人，不必来找我，我有办法脱身。”

阿忠耳边不停地响起这两句用不同语言表达的话，他该怎么办？

去嘛？五千块可不是小事，对阿差是一辈子富裕的来源，对他来说，还不是一样要很辛苦才能筹得。

不去嘛，在道义上他过意不去，龙伯是为了他，他岂可以弃他而去。

呆呆地瞪着海面，一片茫茫的海水，绿油油地清澈见底，然而只有尝过的人才知道，那海水是又咸又苦又涩。





摆着烈日的镰铲  
熬煎狂风巨浪  
冒着生命的危险  
挣扎在水平线上  
撒网  
收网  
网  
似流云飘飞  
诱来海鸥出水  
× × × ×  
挥桨劈开千层浪  
船  
在海天线上开犁  
茫茫大海  
是否能耕一船丰收？  
× × × ×  
渔人饱尝辛酸苦难  
胸中填满骇浪惊涛  
背负一家生计  
沉甸甸的包袱撞碎了夕阳  
血与汗抖落于焦灼的岸上。

## 詠物詩

苔亦塵

### • 蜜蜂

心缩万花魂  
闻遍万花香  
吮吸万花蜜  
忘了山峭路险  
忘了羽翼酸痛  
一心酿造佳肴  
助下一代奉献更多甘甜  
添大地气息清凉

### • 风灯

四周晦暗可以不散  
八方风雨尽管肆虐  
油啊可要不断添新  
灯光万不能被灭  
谁决心掌灯  
谁便竭力抵挡霜雪  
纵让灯火灼伤肌肤  
忠爱贞心犹比灯火烈

## 被遺忘的寫作人



——左琴藍琳

黃梅雨

提起左琴藍琳，即使是文艺圈内人士，知道他的，亦寥若晨星。至于认识他的，更屈指可数，除了他以前的同事和学生等人之外。

左琴藍琳，有时写成“佐琴藍琳”，偶尔简写为“佐琳”，又署轻轮和静枚等等。轻轮显然是他本来名字“钦伦”的谐音。静枚是取自他太太的名字，是他在《妇女与家庭》之类的副刊写稿时用的笔名。

他本姓黄，原籍广东惠州，1924年6月4日生于森美兰州知知港，1988年10月与世长辞，终年64岁。

他可以说是一位被遗忘的写作人。他逝世的消息並沒有成为文坛新闻。新明日报专栏作者巴依在他去世一年多之后，才写了四篇短文，即《记轻轮》、

《记左琴藍琳》、《左琴藍琳的作品》和《被遺忘的写作人》，记述他的生平和作品。

他早年曾经在芙蓉中华中学和吉隆坡文良港中华中学受教育。

日治时期，他在威省爪夷被蝗军逮捕，不久获释，在高渊教书，过后，他前往吡叻州实兆远，以打油较和做铁钉为生。

他先后在雪兰莪州双溪威、新加坡知知港、吡叻州丹戎马林、森美兰州萌芦顶和拉务路八英里新村的学校执教。

最后，他被派到森美兰州阿逸君令学校，服务了二十多年，直到1979年才退休。

他在中学时代就开始提笔创作，除了诗歌和散文之外，也写其他拉杂文章。

他精通英文，因此他研究西洋文学，也从事翻译的工作，以左琴蓝琳的笔名，翻译了英国诗人拜伦、雪莱和济慈等人的诗歌和其他作品，发表于新加坡南方晚报文艺副刊、檳城光华日报的《南斗》（温梓川编）以及其他报章文艺副刊。

他早年写的散文和杂文，大部份是投给新加坡星洲日报的《晨星》（苗秀编）发表。这些作品包括《关于悲剧》、《读「爱与死」》、《云之非议》和《给零丁》等等。

他后来的散文，例如《原野》、《爱情篇一和丁丁的第一个黄昏》、《淡色的回忆—给瑞倩》、《生命始终是美

丽的》和《余音》等等，散见于南方晚报文艺副刊和《南斗》。

他大部份的诗歌也是在南方晚报和《南斗》刊出，其中包括《独语》、《无题》、《饶别》、《山咏》、《送别》、《寄怀》、《不朽》、《暮风》、《冰冷了的心》、《未冷的寂寞杯酒》与《溪边》等等。

他曾经说，他当时写作是靠一股热情，没有什么目标，对文艺也没有什么观点。他的创作印证了他的说法。他的作品是以美丽的词藻来抒发他个人的感情，写得非常“唯美”，完全嗅不到社会和时代的气息。他的诗歌则受西洋诗的影响。

## 恋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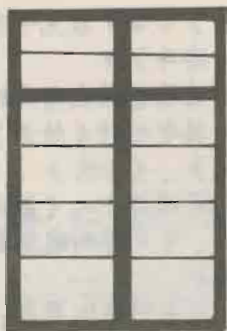


### 写给诗



到了中年  
觉得已不宜与仍年轻的你恋爱下去  
你少女情怀的感性，飘忽不定  
告诉我  
是否可以理性的与你恋爱  
过去曾与你建立了深情  
我很不舍得就此与你分手呵

杨百合



## 《看看集》 之我見



張志

看看先生与我素昧生平。不过，我们曾在偶然的一个文艺座谈会上『邂逅』，无形中有一面之『缘』。

阅报刊，看看偶尔发表的文章，光是『看看』这个笔名，已经使人觉得有点『奇怪』，中国字据康熙字典统计，少说也有四五万个单字，用叠字取名的，除了女性用莉莉，娜娜，莺莺，燕燕之类，用动词『看』字作重叠作为笔者者，少之又少。而且看看是一名六尺之躯的大男人，光是这个笔名就令人注目之至了。

看看最近出了一本『看看集』，里面募集了他写作以来第一本书的六十四篇作品。

这本书在此时此地面世，令人甚感钦佩，盖因文艺尚属『式微』气氛的今天，纸张价格水涨船高，印刷费亦随而提升，这种种的困难，能克服之而将书面世，精神是不得不令人肃然起敬的，盖因市景行情与文艺作品不可同日而言哉！

早些时候，某报记者对看看集就有了许多赞赏与鼓舞的美言，在此不赘。

当我阅读到看看集时，一口气将这六十多篇杂文收入眼帘，内心不免也有点感想与感慨。

六十四篇文章中，看看以他的写作经验与笔调写了很多属于『女人』的东西，以男人眼光去对女人『品头论足』，无可厚非。当然里头有细腻的柔性之作，也有武士比武，点到为止，乃至一中鹄的刺入核心之作，喜笑怒骂，刚柔概括，不一而足。

作者从『大男人心中的小女人』，『大女人心中的小男人』，『李敖谈女人』，『女人四十一枝花』，『袁琼琼谈女人』，『爱情的哲学』，『不坐婚姻的牢』，『女人与饭票』，『香烟与女人』，『已婚与未婚』，『梦』，『买卖哲学』，『咖啡店』，『美容哲学』，『出卖生意』等十多篇，无一不涉女性，不管是漂亮的，丑陋的，从永乐多斯『女人四十一枝花』，袁琼琼『美人有思想之后，便开始落入平凡』，李敖的『女人的是非观念最薄弱，她们分析事实多凭感性和直觉，因为西方女人给『女人的理由』(THE WOMAN'S

REASON)所下的定义是『毫无理由的理由』等。看看都具有精辟见解与分析性的阐述，看看所写的什文中，有很多的确很『明察秋毫』，像一把利剑，也像一把匕首，能言人所不『敢』言，道人所不『能』道也。

其实，看看六十年代毕业于台湾国立师范大学国文系，师大的国文系有异于如台大的中文系或其他大学的中国文学系。因为师大的国文系走的是古典文学，别的大学除却必修一些经史子集典章之类，走的是新文学的路线。

师大一般上国文系教授不免会抱持古有的读书人作风，经传文选，诗词曲赋硬要死记死啃，唯一的办法就是背诵，有些教授讲解完了一课什么诗词或文选，干脆也关照学生去背诵，而且上课时点名诵古文，令一些海外赴读的侨生苦不堪言，尤其是五十年代的时候。因之，每天天未亮，体育场上，空旷地方，许多该系学生在浪声背诵课文，所以，念国文系的学生，别系科的同学都讥之为『夫子系』。

当年念『夫子系』的同学，最惧怕的是名牌教授的课程，因为常被轮流喊名背书，三次都背诵不来，考试成绩多好多棒，往往会被『当』掉，大一明明是四十个同学一班，到了大二时，『夫子系』二年级剩下只有三十多位，转系的转系，甚至另外参加大专联考，宁愿投到别的大学里去的，也大不乏人。

师大国文系似乎有一个传统，老师几乎个个都是『老学究』，除了几名留学放洋回来的之外，大多是中规中矩，也似乎秉承儒家那一派刚正不阿风度，连写字作文都要端端正正，做一个堂堂

正正的『夫子』人格。我记得当时的国文老师，每次出的作文题，不外都是『论礼义廉耻』，『天下为公论』，以及学术性的东西，的确使人有点纳闷。再加上背诵四书五经，昭明文选，文心雕龙，诗词曲赋等等的课文，不成『真夫子』也变成了『假夫子』。

看看君比我迟进师大五六年，我不知道看看当年是否也像我如此这般泡在古书堆里兜圈子否？

现在，看看光在谈女人，论女性的十多篇女人经里，走出了我在师大当年梦想不到的许多新奇东西，可见看看在师大已扩大视野，摆脱了『非礼勿视』，『非礼勿听』的旧礼教范畴，而且，连他写的『咖啡店』内，也认为『谈女人更是一大快事』，他也以为女人在咖啡店里的题材，是大男人一等题材，既丰富又璀璨，真是妙不可言也！

『看看集』并不会有学究派的道貌岸然，说教式的言论，也摆脱了过去师大国文系一般同学，食古不化的调调儿，看看还善自利用现实的材料，在某些体裁上发挥得淋漓尽致，突出了『抱残守缺』的框框，这是读书的特点。

除了大谈无伤大雅的女人经，看看在写牛的什文里，诸如『牛年谈牛』，『牛的联想』，『牛与民族特性』皆都牛话连篇，从牛年谈到牛头，牛角，牛耳，牛眼，牛鼻子，牛咀，牛颈，牛皮，牛尾巴，牛屁股，牛粪，牛奶，等而下之，牛脾气，可谓洋洋大观，唯独缺少『对牛弹琴』与牛鞭功能，可算是该文唯一沧海遗珠之牛活了。

文人出书，画人展画，同样是发表各自的作品，看看集是杂文的创作品，

自然要表达一番感慨系之，或什么愤世嫉俗的东西，六十四篇几乎概括了我们人生生活的泰半，他从教书，做生意从商，一直透视了这个社会，这个世界，林林总总的人生，所以好些作品是从梦中惊醒，或从午夜梦回，或从现实社会反映……，而获得的资料。

同时在阅读了看看集之后，也使我这个早出道，早踏出师大门槛的『老大』，自叹不如，毕竟看看是我后辈，我不禁感到真是后生可畏！

看看集内六十四篇文章，其中有十五篇与女人女性皆都有关系与瓜葛的，篇幅占了四分之一是写女人的文章，如非知道看看是堂堂六尺之躯的大男子，以为此书一定出自名门闺秀或女学者之流，故此，这本书不但值得男士们雅赏，也值得小姐女士及各行业的女性看看这本书有关女人的文章，内容岂止值得玩味，同时可谈性相当不弱哩。何况，杂文是包罗万象，柔刚兼蓄之作。

我从该书第一篇『序』，阅读一直到最末的『后记』，全书自导自演都是看看一手包办，（幸好该书封面是雪玲小姐设计）这也许是这本书的唯一缺点，后记中提及许多写作人的鼓励与协助，为什么『序言』不请他们其中一位或多位写写，单独『挑』起这担子来呢？

看过好多当地出书的写作人，序言有请多位出场的，也有一篇或二篇点缀的，写字的有大学教授，名流绅士，也有作协的主席会长之辈，不一而足。看看独持己见，不依赖别人，大有『何必

旁人来做媒』的意念，我出我的书，不靠人事之吹捧，也许是他老兄的硬汉子『作风』，不过，出书请人写序与否，见仁见智，这虽然对作者本身的看法不同，说它是『缺点』，另一方面的看法，也可说是一种优点也未尝不可；不过，我却认为这是看看集美中不足的地方。

在看看集内的众多文章，我发现到看看对事的看法很『敏锐』，反应的评析或阐述方面很得体，有他个人的主张与见解，也有很多难以揣测可取之处，因之，他像抽丝，剥茧般，有条不紊的一层层，或是旁征博引道出一番道理，令人拍案叫绝。

当然，这本看看集除了上述有关『序』方面，我认为是缺点外，该书也许出版赶时间，匆促之际，难免会有错漏之字与词句，校对一时忽略，希望再版时能订正。

站在与看看有『一面之缘』的关系，撇开了先后同学的情份，我写这篇评述，仅代表我个人的观感，也许我对该书阅读时，不免有囫圇吞枣，未及作全面性的逐一评析，这一点，尚祈作者看看，以及贤明读者包涵与原宥了！



紫  
夢  
鈴  
小  
詩  
二  
首



(一) 單人艇

夕陽



騎在波濤上  
激動的舞着  
舞出漫天彩霞  
我凝望着彩霞深处  
冲出一团黑影  
小桨上下挥动  
溅出霞光千万点  
把扑过来的暮色  
抛在后头

(二) 愛大華的凌晨



黑夜节节败退  
镇外胶林中  
割胶索索响  
头灯吐着浓烟  
与晨风搏斗  
忽明忽暗  
时高时低  
飞舞于胶树和胶树之间  
把小镇的生机  
越燃越明亮

# 咖喱卜碎了



晓铃



"哎呀，您也在这里？"

小雯一转身，不意竟与他打了个照面儿。小雯显然是吃了一惊，但仍然轻声细气，而且略带敬意。

"奇怪么？这个茶会我不能参加？"他调侃道。

"你是人事主任，身分。。。。"小雯。

"身分暧昧？其实，人事主任也是受薪的职工。"他表明了立场，但不想多说，转而言他："过去拿点东西吃？"

"不，我吃过了，您请便！"小雯

他的确有点饿，正想挑一两样自己比较喜欢的糕点。然而，当他转头打从人群的缝隙窥视，却发现那披盖着白布巾的长桌上，除了几堆香蕉皮，那些盘碟几乎一片精光。这时，他才对自己刚才的尽与人闲聊的迂腐行为感到后悔。

他心有不甘，双眼继续逡巡，而终于看到长桌末端的一只纸盘里，还剩下几个咖喱卜。这种吃起来窸窣窸窣地尽掉碎末的东西。在这样的大庭广众，他一向是不去动它的。但现在，显然已无选择的余地。

正想上前，对面却突然走出一个一身蓝色衣裙的女人来，她已抢先了一步。他注意一看，不是别人，正是他越来越怕碰上的香兰。

说怕碰上，似乎又不很恰当。其实，他往往都在远处偷觑着她的情影。他一直觉得她那白净的脸蛋儿很美，那雍容而微胖的体态也很可爱。近来她由于孩子常常生病而不时请假，他竟因而闷闷不乐，一天不见，便觉得若有所失。

但当面对面碰上时，却又没勇气正视；他总觉得香兰的眼珠里有火在燃烧，受不了。尤其偶尔相对独处时，他更觉得狼狈，她那含蓄而柔顺的语言和神态，似乎都故意在诱发他的邪念。

为了使自己的心境保持宁静，他决计不与她碰面，且等她走开了才上前。

他悄悄地在人群中瞧着。只见她打开了吊在肩上的皮袋子，匆匆掏出一方纸巾，摊开在长桌上。接着，便把盘里的咖喱卜，一个又一个，全部捡到纸巾上，顺手一卷，便塞进了她的皮袋子。

"噢，原来就是这么贪婪的女人！"

他不禁愕然。

怔了片刻，他终于带着庆幸的心理，转回头去。他想再找小雯搭讪，可是这个活泼而略带腼腆的小姑娘，早已不知去向。

他感到一阵落寞，不知不觉步出了礼堂，心里悄悄自语：“总算看到了一个人的真面目。”

他相信，今后她就算笑得再甜，话说得再含蓄，都不致于扰乱他的心了。

不料，在礼堂旁边的停车处，却又碰上了，原来她是跟小雯一块儿来的。

“您也来？”香兰妩媚地露出一排雪白的齿贝。

“唔！”他无动于衷，只略为颌首。

当小雯拉出她的电单车，香兰随即挨前去，同时戴上小雯递给她的钢盔。他冷静地估量着：“小雯的个子恐怕只有这肥婆的一半吧，现在却要小雯来载她，这象话么？”

“阿雯啊，能载么？”他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这问题明明是不恰当的，却偏偏这么说。

“是呀，我怎么能载？兰姨您过去让强叔载吧！”小雯诡异地笑起来。

“哎，小鬼！”香兰那细嫩的脸皮，不禁一阵莹红。

“。。。。。”但这边厢却毫无表情，显然没有平时那种尴尬和不知如何自处的感觉。



他对于自己的表情，一时似乎颇为后悔。他没忘记香兰初到任时，对他简直冷若冰霜。其实，论年龄，他比香兰大了整十岁，大可直呼她的名字，何必

跟着小雯兰姨长兰姨短。论工作资历和现有的岗位，自己是老板器重的主任，她不过是三年前因为遭丈夫抛弃才出来打工的小书记，地位和小雯根本不分上下。自己为何偏要对他事事尊重与关怀？明明为那一张俏脸儿着了迷，却装出一副什么心思也没有的样子。此刻回想起来，自己也觉得啼笑皆非。

当然，她那认真的工作态度，也是令他不敢轻狂的因素之一。但敬人者人恒敬之，香兰渐渐地，也对他产生了好感。偶尔，也和他谈起自己生活上的一些难题。

单身寡佬的阿强，月入千元，不嫖不赌，连烟酒也不沾唇，所以用度一向都感到十分宽裕。加上“钱财原是身外物”，“仗义疏财，为善最乐。”这些故表豁达的流行话语的影响，在工厂里，他已然是公认的急公好义的大好人。同事间遇有什么急事，他绝不座视而不理。因此，常常可以见到他驾着他那辆

125cc的速速骑为人来往奔跑。至于社会上的慈善或公益事业的劝捐，他也从来不曾拒绝过。因此，对于香兰的一些关怀与协助，也就不曾引起旁人的特别注意。唯独小雯人小鬼大，常常半似戏谑又半似鼓励地说：“就这样么？强叔，好人要做到底呀！”

虽然已经过了不惑之年，但那弦外之音，还是教他怦然心跳，面红耳赤。每当这种时候，香兰总是立刻收敛笑容，而以无限企盼的眼神注视着。但每一回，他都故作不懂地胡乱答道：“当然！当然！”同时赶紧从香兰的脸上移开视线，转而寻些工作上的问题来谈。

为什么这样？显然他还缺乏一点勇气。那么，到底是什么顾忌？怕人嘲笑他没本事，只能娶个弃妇？这似

乎也不尽然，他自觉还不致于这么小心眼，少女与少妇，不都是人！那么，为何又不能爽爽快快地张开双臂接受香兰投怀？其实，他也曾经这样考虑过，但她的那个孩子要如何处置？“拖油瓶”这个词几多难听，何况又是个异种。

就是这一点困扰着他，使他心烦难遣。他没忘记，根本是自己的殷勤，造成了对方的痴迷。甩开么，未免残酷；就这样含含糊糊地拖下去么，结果不但误人也误己。他实在是矛盾极了。

可是，现在一切都好了。他觉得，那不过是一个贪婪的庸妇，实在用不着同情和关心。他甚至想，对方对自己的钟情，可能便是着眼于自己的经济能力。贪婪的人，一切取舍必然都以利益为依旧，那会有真感情。一旦出现一个经济能力更强，表现更潇洒的男人，难保她眼里不燃起更炽热更明亮的火焰。

自从那天出席了劳动节庆祝会以来，他一直脸带笑容，轻轻松松地周旋于香兰和小雯之间。既不心跳，也不脸红；什么心事，什么烦恼也没有。

◆◆◆◆◆  
一个细雨霏霏的晌午。

“小明又发高烧啦！”小雯放下电话听筒，紧张地传达香兰，然后又转头望了望强叔：“怎样？让兰姨请假么？”

“当然，平时都可以请假，今天又有什么特别的理由不可以呢？”阿强语带无奈，冷冷地盯着香兰脸上那一丝从忧惧中挤出来的惨笑：“快去快来。”

“那么，好人做到底，您就载她一

下。等巴士，快不来的。”小雯。

“你不是也能载？”自同事以来，阿强第一次尝试推辞。

“瞎，你有的是时间，。。。。。”情急教小雯顾不了应有的尊重：“我，我这些工，谁来代我做？”

他想了一想，觉得自己实在也不该做得太绝。庸妇么？其他的一些庸妇愚夫，自己也不曾经施过援手？何况她又和自己那么亲近过。他于是毅然转身推开办公室的拦门儿：“好，来吧！”

香兰蜷缩着身子，躲在阿强那披着甲克的宽大身子的背后，静听电单车迎着那毫无诗意的斜风细雨，一路呼啸前进。

“强哥，在后面的西饼店停一停。香兰拍了拍他的肩膀。

“哦，做什么？”阿强。

“我要卖两个咖厘卜。”香兰。

“你这样喜欢吃咖厘卜？”阿强鄙夷地沉声道。

“嗯，小明很喜欢。”香兰并未认真澄清。

“小明很喜欢咖厘卜？”但阿强的脑子却好象触了电，慌忙刹车。他已经想到，劳动节庆祝会上那剩余的咖厘卜，显然也是拿回来让小明高兴的哟！

雨越下越大，阿强脸上水珠儿直淌，但他全不在意。到了香兰的住处，才又听得隔房的另一个租户说，小明烧得厉害，不时四肢抽搐，已经送进了医院。香兰于是又要求阿强载她到医院去，而他也毫不犹豫地踩动引擎，掉转车把，重新没入雨幕里。

其实，这当子要他到那里，他也都会去。他正为自己的懵懂而深感不是，居然把一个对孩子充满爱心的伟大女性，误认为一个贪婪的庸妇。他似乎愿意为她赴汤蹈火，以求将功赎罪。

当他们来到那围着白漆铁栏的小床边，只见小明微拢双眼，安祥地仰躺着。也许他已经睡着，但为母者却把冰冷的手背按在他的额头上，紧张地探着他的体温。

"妈！"孩子突然睁开眼睛，挣扎着想翻身坐起。

"小明乖，不要起来。"香兰稍作安慰，随即转身前去找值班的护士询问孩子的病情。

孩子也顺从地躺下，显然疲累不堪。那酷肖母亲的椭圆形脸盘儿红扑扑的，看起来怪可爱，一点也不象什么毒种。

阿强于是记起了藏在甲克的袋子里的咖喱卜："小明，你看这是什么？"

"谢谢叔叔！"孩子恹恹地挤出一丝笑意。

"不，是你妈妈买的。"阿强顿时感到自己有些窝囊，居然空手而来。

幸好香兰走过来，他赶紧顺势把装着那烧饼儿的塑胶袋子交给她，借以掩饰自己的狼狈。

香兰说要留下来照顾孩子，他立即表示赞同。至于她的工作，他说他会请小雯代为料理，一切可以放心。

然而，他自己却心事重重。怎样从医院回到工厂，又怎样从工厂回到自己的家，他几乎全无印象，一心只挂着香兰母子。



第二天，香兰没来上班。

第三天，香兰仍然没来上班。

阿强再也忍不住了。

傍晚，虽然没雨，但他还是穿起了甲克。他准备到香兰的住处或医院陪她一夜，好好地跟她聊聊。

当他经过那西饼店前，脑际突然灵

光一闪：何不买两个咖喱卜带去？他连忙刹车。

真好！那咖喱卜热腾腾的，显然是刚刚出炉，吃起来必定倍感酥脆芳香。

他喜滋滋地来到香兰的住处。问过同屋的住户，知道她在房里。

他敲了敲门，没有反应。他想，也许是照顾孩子累了，睡了。于是轻声试探："兰姨，兰姨。。。。。。"

"哪呀！"一声，房门开了，但并无入声。阿强觉得有些蹊跷，定睛一看，幽暗中只见一对红肿的眼睛正对着他发怔。

"小明呢？"阿强紧张地趋前索解。

"咻咻，小明没有了！"香兰痛苦地闭起双眼，然后猛地把头往后一仰，仿佛要制止那企图夺眶而出的涕泪。

"啊，怎么没通知我们？"阿强一个箭步，上前扶住了她那倾斜欲倒的身子。

"才去的，我也不知道要怎么办。。。。。。"香兰紧紧地搂住阿强，脸儿直往他的心窝埋下去。

"结果呢？"阿强一手捂着她那秀发纷披的脑勺子，一手则轻抚着她那柔软的腰背。然而，一点什么邪念也没有，只一再地问："结果呢？"

"咻咻，咻咻。。。。。。"无奈香兰一直抽搭搭，不能自己："我。。。。。。我。。。。。。我只好让医院方面去处理。"

这时，阿强突然记起买来的咖喱卜，于是略略松开香兰的身子，并腾出一只手，探入甲克的袋子里。

啊，已经被压碎；而且，已经没有一点热气。



# 寄不出的思念

馨 惠

遥望着一对对的双雁齐飞，心中不由感到落寞、孤独。没有你在身边的日子是寂寞、伤感的。而身在南马的你，此刻是否也与我同样的心情。

屈指一数，我俩不曾相聚的日子是多少天了，虽说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但是，唉！现代的感情是需要彼此不间断的浇水、施肥，然后细心的爱护，让它长大，结果。虽然，我俩曾一度是那么的小心翼翼把它栽种只是还未等它结果时，你已隻身的飞到南马为生活而奔波。只留下我一个人在这默默耕耘。只是我怕我单薄的力量不能做个好园丁，使这段感情开花结果。

就在我俩两地相思的时刻，你却一封信也没捎来，而我每一天都怀着希望及失望的两种心情等待你的来信。别怪我满脑子的胡思乱想，或许你已遇到一位女孩比我更美更能干，又或许你工作忙又或许……。说不完的或许却诉不尽我对你的思念。

与你那么多年的感情，我不想别人再插进。毕竟我俩所栽培的是珍贵，稀有的。你懂吗？别怪我为什么不把感情隐藏在黑暗的小角落。只是，只是呵，我承受不了黑夜的孤寂，我奈不住心中溢满的感情。我必须把它写下，让世人知道我对你的感情有始有终，虽然到目前为止我俩没有联络。

## 走在夕阳下

山未醒  
草还穿著镶珠的晚装  
我开始早起  
散步去

记不起那一个清晨  
我让这习惯  
遗失在散漫的步伐里  
含笑的大红花  
缤纷的朝霞  
只能在梦里 摘拾  
我已失去了绚丽的早晨！

赶在日落之前  
拾取每一圈紫线  
编织一双  
坚毅的跑鞋  
落实 走在夕阳下

碧 枝



已有数年没与学生到山边溪旁野餐了，前几天却偶得这样的一个机缘，清心地与四十多位少年学生浩浩荡荡的驾抵乱石杂砌的山洞，又戏水又游乐。我觉得此次郊游的意义隽永，因为它令我深深领悟到少年与中年的心境的特有涵意。

山洞之水寒彻心脾，但年轻的小伙子与小姑娘，却面无惧色的竞相投身其间，俯仰翻滚自如，而笑声也震荡整座原始翠林。早晨的金黄光芒照在稚脸上，也映上葱笼的嫩绿的林丛上。在另一厢的我，则在探脚伸手进入溪水好久之后，才战战兢兢的挪动身子浸入水中，那当儿顿觉寒气直沁五脏六腑，大呼寒气迫人，而皮毛也为之直竖起来。尽量地强忍了好一阵子，我竟然也能慢慢适应了。

在山壁急水冲下不远处，数位男生乘着轮圈让湍流冲走，一而再，再而三的重复着。在有惊无险的玩乐中，烂漫与喜悦的情态写在稚气未消的脸庞上。在另外不远处，也有一群男女生，在涧水较浅处，围成一个圆圈，只见他们早已敛起矜持之态，玩着猴子捉球的把戏。我心想：独个儿浸水挡流也颇单调，且在学生们盛意拳拳的邀请下，我也就抛却拘束的枷锁，加入战团，毕竟独乐不如众乐，虽则体力有点不支。看着他们童真的愉悦，心中不免暗忖，我们在心境上的确有一大截的距离，也确实有一道属于自然规律的代沟。

“玩倦了，大伙们爬上鹅卵石累累的溪旁，狼吞虎咽的享用着餐着果饼。这也许是我们最大的共同点。

四点一到，密荫下的山洞开始灰暗



起来了，我就催促他们尽速踏上归程。

“老师，让我们玩到六点吧！”

“你们已玩了五小时了，还是照原定行程表行事吧！”我劝道。

看他们千依百恋之情显形于色，心中也有不忍之意，但规则可不能随意违反的啊！

在回归的路程中，少年们如来时那般又掀起了点唱热潮，在清歌妙曲之后，不外是连绵不断的嬉闹声。我斜靠背垫，侧面映着斜阳，疲倦地欣赏着那充沛精力与醉人的纯真的另一折射。

当晚，我倦困极了，但我却尝到了许多年来没有过的睡眠沉睡，这也许是回顾与缅怀少年时光的益处吧！

# 风过处



方怀静

我一直用眼睛牢守了半天的志明，终于在放学前的最后两节，不再理会我圆瞪的金鱼眼，大刺刺地向老师走去。我颓然地吐了一口气，完了，他若把我的罪行全盘轰出来，老师想不罚我都几难。

『贾静逸，出来！』果然不出所料，蒙师宠召了。

我暗暗吸了一口气，向自己白了一眼。走过志明的座位时，若不是在老师的法网下，看我不狠狠捏他一把才怪！

『为什么不做手工？』

原来是这回事。我的精神顿时抖擞起来：『没有带材料，他们不借给我。』这理由是无懈可击的。

『为什么自己不带来？』老师的 L. A. Law 一定是看多了，连盘问的口气都像足剧中人。

我耸耸肩：『早上下雨，顾得了拿雨伞就忘了带手工材料。』我们学生上

下课的情形是有目共睹的：背驮个重书包不算，两手还得拎着大袋小袋的。这完全不是我的错。

『既然如此，你画张图画吧。免得呆坐两节，无所事事，浪费时间。』

当老师的总是这副德性，唯恐学生有机会喘一口气。

不过，如果有机会推掉最好别放弃，于是我愁着眉头，委屈的说：『临时临及的，那里有灵感。』

『那么——到教室外去写生吧。』老师一点也不肯放松。

我不可置信的睁大了眼，是听错了吗？只有我一个人到外面写生？

『快点去画吧，打钟前把图画交给我。』老师催促着。

我差点高声欢呼起来。塞翁失马，原来是福。

拿了画纸和笔盒，我踏着轻快的步伐走出教室。来到高大的青龙木树下，

找根凸起的树根坐下，倚着粗大的树干伸直双脚。哈，这种处罚方式正合我意。

教室外的空气多清新，混合着咖啡花香与土壤的气息，更令人心神飞驰。今天的天空又高又蓝，没有乘万里风破千里浪的帆船图案，没有曳着裙子在花丛中翩然起舞的白雪公主，也没有持着枯枝赶羊暮归的小牧童，只有几絮棉花似的云朵，轻轻柔柔的偎在蓝天上，明洁亮丽。

凉风阵阵吹来，青龙木的叶子如一群爱胡闹的顽童，啼沥哗啦的欢舞。一簇簇嫩黄的小黄花，被风儿一擦，纷纷坠下，落在我的发上、身上、草地上，仿佛把我也溶入大自然的怀抱里。如此良辰竟要端坐在教室里正经八百的做手工，简直是呆子。亏老师想出这么一条妙计来罚我，让我在绿荫里逍遥自在。

不过，若是志明像道德教育里那个好孩子一样，把事情爆出来，情况可能就不同了。算那家伙醒目，否则，哼！有得他好受！

凭良心说，煮木薯饼非什么严重的罪。木薯本来就是种来让人吃的嘛，何况黄大婶种得满园皆是，一大片绿油油的，拔一棵只不过是九牛一毛，她不会放在心上的。如果她真要斤斤计较，顶多还钱给她好了。

说到黄大婶的木薯，不得不由你翘翘指，硕壮又松口，那淀粉物还在阳光下闪着银光呢！看志明在一旁虎视眈眈的双眼，我敢打赌他在暗暗的猛吞口水。可惜他定力强，只好把木薯给牺牲了。

弃在陈叔叔咖啡园里的那个美禄罐

不知还在不在，不然还可以煮蕃薯汤呢！哈！藏在农芭里，叠几粒石块，一把枯枝，吹呀扇呀，熏得眼泪直冒，即使只煮得七分熟，吃起来仍旧啧啧啧啧比妈妈煮的不知可口几倍。

对着远山，想着、想着，忽然记起周妈在马路旁栽种的玉蜀黍，应该可以采摘了吧！我灵机一触，霍然得意的猛拍大腿，下午就去摘几个来尝尝——就这么决定了。我把笔拿起来。

抬手一看，差十分钟便放学了。冲向教室，老师果然在门口张望了。我跳起来，拍拍屁股，善解人意的回到教室去。

老师伸出手来：『让我看一看，你画了什么？』

我把纸递过去。那是一笔画成是山不是山的凸形线条。

『这样简单？』老师显然很不满意。

『那是卧龙山啊！』我指着校园外东北角的方向，那里的确有座掩蔽在油棕园后的青山啊。奈何我造诣仅此而已。

老师仿佛还有话要说，这时，队长敲门进来：『篮球队员请注意，下午五点半来学校练球。』

练不练球，反正我们每个下午是来定了。早上，学校是读书的地方；下午，学校是我们嬉戏娱乐的场所。

虽然老师叫我们五点半来打球，可是我吃了午饭，把碗一搁，骑上脚踏车，就跑来学校了。

办公室大摆空城计，可能老师还在

宿舍休息，没人出来。我走进办公室，东瞧西望能否有什么发现，以便大报内幕消息。

张老师的桌上除了簿子，尚有一张学联运动会的赛程表和一张我们篮球队员的名表。级任郑老师的位子堆满了重重叠叠的作业：作文、数学、人文笔记、汉语拼音、华文作业……。他拼命压我们做功课，活该他改个乌呼哀哉！

刘老师的桌子则收拾得最干净，玻璃镜下压着他的个人时间表和几张美丽的风景图片。正当我要离开他的位子时，忽然瞥见椅子下有张画满女人脸谱的白纸。我把纸拾起来，白纸虽然被涂得密密麻麻：有俯视的、昂首的、侧面的、正面的……。乱七八糟的，可是毫无疑问的，那是同一个人的脸孔。刘老师的画画得很好，他宿舍墙上贴的那几幅是我常爱在门外借故望两望的。

我拉开抽屉，想把纸放进去，却瞥见一封已折开的信——抽出来看看吧，大人的信不知是如何写的。

把信笺摊开，是浅蓝色的，字体很潦草，如果是我们写的，郑老师看到这种『鬼看见都怕的画符字体』，准会把我们骂得狗血淋头。

有很多字，不知是太深或是太草，总之我看不懂的便跳过。渐渐的，我终于读出一点头绪来，心脏不自主的随之怦怦剧烈的跳动起来：老师失恋了，他的女朋友说他们的性格不合，趣味不相投，还是趁早各奔前程为妙……。我咬咬下唇，可怜的刘老师，不知他如何忍受！

是不是该把这件事告诉明慧、玉倩她们？我把信放回信封里，关好抽屉，

满怀心事的走出办公室。

三思之后，认为事情尚未弄清楚之前，还是不张扬出去的好。也许这只是茶杯里的风波，雨一过，天晴就没事了。千万别喧嚷嚷嚷的，丢尽了刘老师的面子！

第二天一早到学校，发现刘老师不在办公室，食堂里也没有他的影子。我心里一慌，叫明慧和玉倩分头到校园各个角落寻找，我迳自奔去宿舍，猛敲他的房门。木门被我撞得咚咚叫，里面却鸦雀无声。我从锁匙孔里望进去，又把耳朵贴在门上细听，肯定里头无人。

明慧回来报告：『校园的每个角落都找遍了，不见刘老师的踪影。』

『你找刘老师做什么？找得那么急！』玉倩莫明奇妙。

到这种地步，不告诉她们是不行了。

『刘老师离校出走了！』我气急败坏的说。

『刘老师怎么会出走呢？你有没有搞错？』玉倩不以为然。

『真的。』我直点头，『整间学校都找遍了，他的确失踪了！』

『他昨天不是有来看我们练球吗？好端端的，怎么会失踪了』明慧也不相信。

我心里亦在叽里咕噜，他会去那里呢？脑海里一直浮现着那封信的片段。他的失踪一定与那封信有关！

『哎呀！』倏地电光一闪，我大叫起来：『刘老师一定去跳河自杀了！』

『自杀？』明慧和玉倩异口同声的

惊呼起来，她们瞠目结舌的望着对方。

一想到自杀，我差点把眼泪也急出来：『怎么办？怎么办？我们要想办法阻止他！』

明慧和玉倩也同我一起慌张起来：

『我们去那里找他呢？』

突然，我好像找到了方向：『他一定在大水坝！我们现在去找他！』我迫不急待的抢着去棚子取脚踏车。

由于我们各宿舍的老师太熟悉了，他们的习性我们多少能摸着一二。

『喂，静逸，快上课了啊！』明慧跟在后面提醒我。

钟声仿佛受了感应，正在此时惊天动地的响起来。我们不管三七二十一，骑上脚踏车，像枝脱弦的箭，飕的直向大水坝射去。

为了抄捷径，我们穿过咖啡园，越过残旧的小木桥，经过可可园，辗过八爪鱼似的树根，上气不接下气的颠簸在凹凸的红泥径上，终于一鼓作气的来到大水坝，看见刘老师好端端的坐在石墩上，出神的望着淙淙流水。我们虚脱的把脚踏车弃在一旁，腿儿发软的扑倒在草地上，直喘气。

『噢，你们为什么不上课，跑来这里玩？』刘老师回过头来，见到了我们。

『刘老师，你千万别自杀啊！』玉倩喘吁吁的说。

老师望了我们半晌，然后调开视线：『谁说我要自杀？』

哼！简直在装蒜。

『老师，天下处处是青草。』我霍

然皱皱眉头，这句话好像有点不大对劲——唉，管他是青草长草，如此关头无暇细想，总之指的是女孩子就是了，老师一定会明白的，『你不要太死心眼。』

『对了，老师，你就找一个比她美丽千倍的女孩子给她瞧瞧，千万不要让她看扁你！』明慧也忙着给老师打气。

『你们到底在胡说些什么呀！』

『老师，你不是失恋吗？』玉倩单刀直入。

『谁说的？』老师粗气的说。

『是静逸说的。』明慧心直口快的说：『她说她看到你女朋友写给你的绝交信，怕你想不开，跑来自杀，所以我们来救你。』

啊！明慧这个家伙，我眼睛都向她眨倦了，她仍旧口没遮拦的把我的秘密有声有色的抖出来。我偷眼望向刘老师……

『你们这些小瓜呀！想像力真丰富！』刘老师不置可否的说——幸亏没有节外生枝。

老师再次不承认，我的信心渐渐动摇了，难道是我摆乌龙了：『你不是失恋吗？』

老师把视线移到远处的卧龙山上，轻轻的露出笑容。我却觉得那笑容是苦涩的。

『老师，不管怎样，你跟我们回去罢。』我不放心他一个人留在这里。

『你们快回去上课吧！过一会儿我就走。』

我马上坚持：『不！你如果不回去我们也不回去，我们留下来陪你。』你休想支开我们。

『静逸，听话，快回去，老师保证十分钟之后就回去。』

双方又拉锯了一阵子，刘老师顽固得像那块他坐着的石墩，一点也不肯让步。我们详端他的精神，尚未到达伤心欲绝的地步。于是才千叮咛万吩咐的离开。

回到学校，整个校园无人踪，琅琅书声以教室里传送出来，这时，我才意识到另一个麻烦横呈在前头。

『你们跑到那里去玩？到现在才来上课？』级任郑老师气得脸儿发青。

明慧和玉倩把目光投过来，意思是要我回答。

千头万绪的，教我从何说起。何况这是刘老师的私事，又是我们之间的秘密，岂可随便泄露出来。

由于郑老师住在我家对面，我某月被张三追上门来投诉阿妈，我采了他未成熟的芒果，弄伤了他的果树；某日被李四来报告我折了他种来准备办喜事的长甘蔗；某时我被阿妈执着藤条天寿短命的追打，郑老师知道的恐怕比我更清楚。因此，对于我这个坏事做尽，无药可救的劣等学生，给我的品行吃饼（丙）已经是很客气了。现在这个常害他头痛丸的人又闹到迟到将近一小时，自知理亏得低头不语，一定又做了滔天坏事了。

郑老师寒着脸，冷冷的说道：『通通给我站在后面！』

我向她们使了个眼色，站就站吧！

时间一秒一分的滴答过了，不知刘老师想通了没有。我望着校门口，他为

什么还不回来呢？

钟声响了，进入第三节，仍然是郑老师的华文课，我预测最少还要站半小时。

刘老师终于回来了，我舒了一口气，放下心来。

刘老师经过教室时，发现我们被罚，仿佛怔了一怔，他随即退回来敲门，拉着郑老师在门外交头接耳一番。

郑老师进来时，看了我们一眼：『你们三个回来坐下。』

一定是刘老师替我们讲情了，否则他才不会大发慈悲呢！

这天的练球时间，我故意邀了其他七个球员到哈森的可可园去找红毛丹。采呀抱呀剥呀吃呀笑呀闹呀，让郑老师在球场望穿秋水。看他以后还会不会不分青红皂白乱罚人。

嚼得满嘴都是甜汁，满足后又盘算着下一个节目。

视线偶然触及阿珠脚踏车架上的篮球，突然灵机一动：『我们来玩水球！』

大伙儿哇的拍手叫好，一致通过。呼嘯一声扶起脚踏车，叽叽喳喳的朝大水沟前进。

昨夜一阵豪雨，大水沟里的水至少有两三尺高。我们平时在此处捞鱼戏水，雨后水深时便跳进水里游泳。这里的环境我们了若指掌。此刻玩水球最刺激，篮球算什么。

笑声把汗水和沟水搅在一起，七仙女若在天庭瞧见，一定也会不顾一切下凡来同我们一起湿洒洒的玩闹。

玩累了，爬上草岸上，天南地北的一面聊一面等待身上的水珠滴尽。

忽然，我好像听见几声细弱的呻吟声，竖耳、凝神、聆听——没有。

阿珠玉倩她们仍然叽叽喳喳的谈个不停，一无所觉。我却暗暗的等待那声音再次传过来。半晌，声音果然又来了，像是被闷住口，挣扎时发出的声音。

我们朝着声音来处趋近，搜寻。片刻，发现一棵油棕下有一个扎紧口儿的麻袋，大家驻足而观：『里面是什么？』

『是可可籽。』阿珠猜测。她家晒干后的可可籽就是如此装在麻袋里的。

『是椰干。』明慧说。

『打开来不就知道了么。』

但是，没有人敢走前去拉开那结儿。

『别理它吧，可能只是一袋垃圾。』我嘴里虽然说不理，但是要丢弃一个即将揭晓的谜底，无论如何都不甘心。于是我壮起胆子，在众目睽睽之下，战战兢兢的走到麻袋边，然后孤注一掷的把结儿拉开。大家伸长脖子围拢过来。

『啊，是一个死人！』大家齐声惊叫起来。

我把麻袋退低下来：『阿国，怎么是你！』我连忙七手八脚的把他拉出来。

他的双手被绑在背后，瘦小的身体在颤抖，衣服、头发全湿了，不知是汗、是泪或是水，替他解开绳子时，发现他的脚上、臂上、脸上除了淤青处处，还有藤鞭痕迹和一点一点的疮痕。

在我追问之下，阿国才吞吞吐吐的说：『这些都是叔叔拿香烟烧的。』他

指着手上半干半湿，脓汁血水丝丝的疮疤。

我立刻想到电视剧里那些恶人治人的残忍手段：鞭抽、火烙、挖眼、斩手……在现实里怎么也有这样狠毒的人呢！何况阿国只不过是个七八岁的孩子，他究竟做了什么滔天大罪要承受如此严厉的惩罚呢！

阿国的身世说起来令人心酸。听说他的亲身父亲欠了很多债，整天被债主追得东回西避，后来被逼得喊砍喊杀时，他便抛妻弃子，不知去向了。邻居毛遂自荐，自告奋勇的来照顾一家人的生活。后来不知从那一天开始，助人的人便和被助的人同住在一起了。身为老大的阿国和这个不明不白的新父亲一点都不投缘，拳打脚踢是家常便饭。最后他母亲也许被人调唆，把阿国半送半卖来我们村子给现在这个被他唤着叔叔的人。听说开始时他的养父相当疼爱他，可是阿国不是个讨人喜欢的孩子，天一黑便吵着要找母亲，不肯吃饭，又常和邻家小孩打架，不然就是逃学等等违拗的事情来惹叔叔生气。渐渐的，打骂之声常常从那间老木屋里传出来。

这次是因为阿国的同学，友强的父亲来投诉阿国偷了友强的五角钱零用钱而被打的。

『你有没有拿友强的钱？』我问。

他摇摇头：『没有。』

我一时不能确定他是否说实话，便牵着他的手：『我带你回家。』

他的脸儿倏地失去了血色，眼睛露着恐惧的光芒，期期艾艾的说：『不，不，我不要回去叔叔的家，他要把我丢进芭里去喂老虎。』

## 怡保花園 食物中心



黑网静静撒下  
彩灯就眉来眼去  
再也找不着贫穷影迹  
一切不会再寂寞了

两层楼上  
排队的电子游戏机  
等着向人挑战  
换了一个又一个的搏斗  
青春就死在青年人的手指上

楼下  
抬首  
吊着百种食物名字  
等着你呼唤  
人肉在桌与桌之间相碰

管管喃喃  
是一场人与人之间生存的交易

橡木

我们七嘴八舌的劝他，他却一个劲的写写咽咽的啼哭，不肯回去，他说要去找他母亲。这是他最大的心愿，可能回到母亲身边，他便可以做个正常的好孩子了。

看他满身新伤旧痕，哭得那么可怜，我们商量结果，决定把他送到小镇的警署去。

在警署里，穿便衣制服的警方人员都围着我们询三问四，我们不得不把我们所知道的故事原原本本的重述几遍，他们觉得满意了，答应替阿国找回母亲，我们才算交了差，浩浩荡荡的骑着铁马回村子，阿国却被送到福利部门去。

几天之后，我们几个在报纸上胡里胡涂的成为勇救被虐待孩童的英雄，也成为学校访问的热门人物。尤其是我比手划脚的个人照片，更是一清二楚的刊登在整篇新闻的最显眼处，一时成为红人。

可能是天生好动，加上精力过胜，我总是按奈不住要找些刺激的事做；虽然我自认所做的都是为了好玩和乐趣，全无伤人之意，但是在别人，尤其大人眼中，我却是个不可救药的坏孩子。因此，我不是被责骂便是被追打，我实在料想不到行为如此恶劣的人，却做到了道德教育里那个勇于救人，被人赞许的好孩子。

现在，阿国在医院里治伤，希望他很快便能回到他母亲身旁，做个正常，快乐的孩子。

# 照亮盲點

——《盲点》简评

一介

婆媳交恶，是个老到掉牙齿的文学题材。《孔雀东南飞》、《钗头凤》等早已开了先河，直到今天，这问题也依然未有了结。

台湾作家廖辉英的《盲点》，写的是现代工商业社会中的婆媳纠纷，结果导致夫妻离异，年轻守寡的家婆齐玉瑶，辛苦养大一对子女，只因思想守旧，性格阴沉刻薄，处处为难出身富家的媳妇丁素素。孝顺的儿子齐子湘，从不敢拂逆母亲的意旨，这固然使妻尝尽苦楚，但成为“夹心人”的他，又何尝不身心交疲？恋爱五年，婚姻生活也只维持了五年。

虽然婆媳问题无处无日无之，但《盲点》中的家婆，是属于极端的例子，普遍性或代表性不强。在现代社会中，“婆权”不振已是大势所趋。

书名《盲点》，是指：充满恨和耽于溺爱的人，都有他们看不到的地方，看不到对方的优点。

的确，丁素素，齐子湘而外，就连始作俑者的祸首齐玉瑶，也有值得肯定的优点，如抚养儿女与孙儿就是。当局者迷，他们都看不到对方的优点，却让矛盾对抗升级，终以悲剧收场。

作者在商场有年，《盲点》除家庭事务之外，还以大量篇幅描述“美姿韵律中心”，加强了作品的时代气息，也刻画了丁素素能干的另一面：企业经营手腕。

本书文字流畅易读，作风写实，没有某些小说绞杀读者脑细胞的弊病。热恋中的青年和新婚夫妇，阅读此书，尤能指示迷津或领悟。

## 春之風

春之風  
不，这几没有春风  
吹拂我们衣裳的  
是热带風  
吹在脸上  
火辣辣的一片  
泛起一阵热潮  
却点燃不起  
火焰的苗头



李 龙

# 最后一夜

夜像死亡一般的寂静，空气在振动，阵阵凛冽的寒风吹乾了我的纵横泪痕，也把仅有的一点点暖气给吹走了，再也不能安份地瑟缩在墙脚下。我绕着囚室走，贴着墙壁摇撼！！当生命像晨曦初显飞跃而出的太阳，还来不及燃烧早晨，就得消失在地平线上了。今夜天黯然大地正在凝缩，原先挂在天边的冷月已躲在乌云背后。那修长的街灯伫立着，它接管了黑暗又不舍得点燃火焰，今夜，难道它不为行人指路么！？远处树梢上猫头鹰的微语，是我最后一夜最后的忏悔。

已经忘了是多少时候，没有好好地替自己梳理过，梦魇般的岁月在乌黑的发丝里，撒下大量的浓缩漂白剂，漂白了满头黑发。每一根白发是被判绞刑后，悔恨悲哀交织下的产品。胡须像杂草丛生，参差不齐，也懒得刻意为自己装饰一番，镜子里映出的是淋漓的脸，泪水注满了眼眶。

从心灵的窗口窥视家乡的苍穹，老爸的影像逐渐扩大，逐渐清晰，宽额浓眉间浮漾着我熟悉的和蔼仁慈。那长满厚茧的双手，曾经是递奶瓶的手，也曾经是摇篮的手。粗广的臂弯常枕着几时的我甜甜睡去，老爸给了我太多爱的呵护，使我从不觉得妈妈的早逝是我成长中的缺憾！依偎在爸爸怀里享尽了温馨的日子，因此美丽的童年依然不失颜色。而今老爸脸庞上的皱纹像极了龟裂的土地，手臂也瘦缩了，炯炯有神的双眼早已失了光彩，脚步蹒跚地在老家屋檐下徘徊，沉重的步伐满载着悲伤、满载着失望。

是我把至亲至爱的老爸折腾得憔悴



佩章



不堪，笑盈盈的脸再也不笑了，悲痛在他身上激起的已经不是眼泪，而是心里在淌着血。老爸！我想像得到合十的颤抖的双手，为我祈祷。倚门望归的眼神从早到晚都挂在门槛上，在凄风苦雨中数着脚步的呢喃；在绝望中仍坚持着一线的希望。我真的没有勇气多看老爸一眼，长途跋涉，舟车劳顿堆聚成满面风霜，红肿的眼眶血丝牵牵连连。老爸，我亏欠您太多太多了，不但无法报答您的养育之恩，还得累您为我收尸。心灵里饱和着贩毒的罪恶，却忏悔得太晚了，囚房里已痉牵起哀沉的葬曲，血酿成

的泪早已凝固。暮色在沉淀、云层在苍茫、花朵在纷落，这最后一夜是我生命史上最黑的一页！！

老爸，我已是千古罪人，走出囚房却回不了家！我的死是罪咎自取，纵使不能燃起生命的火花，也能与一袋毒品同腐！对社会来说将减少了一个危害国家生灵的公敌，感觉上是死而无憾。愿能唤醒无数吸毒的青少年，千万别步我后尘，吸毒、贩毒最终都没好下场的。

老爸从遥远的家乡带来了家乡风味的佳肴，这最后一餐倘伴着老爸凄然的哭泣，绝望的心早已震得片片破碎，抖落于默默无言中。家乡的菜牵拌着老爸的千千爱心，飘满着美丽的童年的痕迹，都是欢悦岁月的留恋。而今佳肴摆在面前，仍然是我最喜爱吃的，可是我再也咽不下口了，老爸，我好饿但我吃不下。想到明天一早，自然界中已经是不能有我的存在了，但老爸咬紧牙根顶着风霜冒着骤雨，硬撑着那道我故意为他雕刻的深且痛的伤痕，在风烛残年中，独自咀嚼不尽永远的痛苦的回味。

最后一夜，仿佛十分短促，我绝不能就此睡去，一觉醒来的话，或许已是上绞台的时刻。最后的忏悔、自责固然是浪费时间，但是，脑神经不抓紧机会运用的话，再也没有多余的时间了。骤然间想起了老家的围篱，爬满了牵牛花，沿着围篱的牵牛花该是盛开的时候了，可是盛开的牵牛花，已经无法牵住我迈开的脚步了，只希望它牵我魂同归家乡。

少年诗



## 生病

金苗

我生病了  
一直咳个不停  
我暗自欢喜  
心想这回有福了  
可以喘一喘气

我看过医生  
医生给我药吃  
还叫我要多多休息

我听医生的话  
妈妈却不听  
她白天不许我吃药  
怕我昏昏欲睡  
不能读书  
她晚上才给我吃药  
说这样才不会荒废学业

哦 我明白了  
生病的不是我  
生病的是妈妈



# 怎么升得

## 这么快

阿佳比我们迟来，却升得比我们快，前后不到半年时光，就做了副主任。同事们为此愤愤不平，在她背后议论纷纷。有人说她凭着几分姿色，向总经理大灌迷汤，也有人说她是总经理的“干女儿”。总之，派在她头上的帽子，多得可开一间帽子店。

其实，谈阿佳有几分姿色，那是没错的。她长得高挑，体态丰满，又善于化妆。对服装也蛮有品味的，一天一种款式，什么服装配什么颜色的耳环、手提袋和高跟鞋、丝袜等。如果她年轻10岁，大可以在选美会上大展英姿。特别有一次，正巧总经理从总部来分公司巡视。正巧阿佳穿着一袭高叉的旗袍，那双凝雪似的玉腿不知勾去了多少男同事的魂魄。总经理的眼光时不时从那高叉处穿过去，究竟他看到什么，我们不知道，但那天过后，阿佳就升职了。

她把我叫进办公室，说：“公司将举办商展会，你去设计一下蓝图，三天后交给我。”

我一听就急了，连忙说：“我工作很多，怕赶不来。”

“不要找藉口，给你三天的时间，已经很足够了。”她那张粉脸倏时变得如霜雪，不像往日的好看了。没法子，她毕竟是上司，我只好悻悻然的退出。所有同事见我处境堪怜，主动来帮我，搞了两个通宵，在预定的日期里把设计图呈上。

商展会很顺利的举办，公司赚了一笔钱。为了慰劳员工，总公司特地在海皇夜总会搞了个盛大的宴会。有免费的东西吃，我们都准时出席了。

阿佳穿着只有新娘子才穿的晚礼服赴宴，自然成为全场的焦点人物。但令人感到意外的是，她连老公也带来了。是一个看来忠厚老实的中年汉。这个人看来很面善，终于有人想起，他原来是总经理的私人司机。真不明白阿佳为什么要带他来？那不是自暴其丑么？回心一想，他即然是总经理的私人司机，一定是顺道而来，就不知这个微妙的三角关系如何维持？阿佳把老公带到我们这桌来，介绍给我们“认识”，她脸上的笑容看来是坦然的，但她老公就显得很不自在了。她要老公和我们同坐，自己一摇三摆地走到总经理身旁坐下。

活泼的气氛似乎消失了，同座的人都变成了哑巴——他尴尬地坐着，正襟危

坐的样子，我们也找不到任何话题来打破这个僵局，只好你望我，我望你。

一阵热烈的掌声过后，总经理和阿佳举着酒杯上台敬酒。总经理说：“我们这个商展会的成功，应该归功于黄佳小姐，我们向黄小姐敬一杯。。。”

全体肃立，敬酒。

阿佳不愧是女中豪杰，一仰脖子就一饮而尽，博得如雷的掌声。

“现在请黄小姐报告她成功的秘诀，好让我们分享她的骄傲。”总经理说。

掌声。

“总经理过奖了。”阿佳满面春风地说：“其实，我是花了两个通宵，牺牲了睡眠才完成整个计划。同时在总经理的英明领导之下。。。。。”

我们耳边忽然有一枚炸弹引爆。参与设计工作的几位同事都瞪大眼睛。如果不是阿佳的老公在座，我们肯定会咒骂起来。

酒过三巡，总经理接着阿佳那如蛇的腰肢步向舞他。他们搭肩接腰的跳得多融洽，而我们的眼光却变成忙碌的摄影机，一忽儿摇向舞池的侧影，一忽儿转向阿佳的老公——他脸色阴沉，在不适当的时刻里频频喝酒。

唉！男人。。。。。

庆功宴过后，阿佳又高升了，不是主任，而是副经理。据说那晚，阿佳的老公喝醉了，总经理亲自驾车送阿佳回去，至于阿佳是不是往回家的路走，只有天晓得了。

## 思念

### 冰思

且向相思树  
借一叶小舟  
乘风

飘  
落

缓缓流着的溪涧  
在想你的时候  
叠满层层思念  
循着

蜿蜒

蜿蜒

曲曲

折折的溪径  
流过  
你的眼眸



# 漫漫时期

推开厚重玻璃门，凉飕飕冷气洒落她一身清凉，但她的心却在冒汗。

第四次出来采访，紧张与不安比起首次，一点儿也没减轻。那回，还有老记者张恒青带领着，这一趟，可是孤零零一人作战呢！

进入报社当见习记者，全凭担任生产部经理的三舅大力推荐。不然，以那张得来好险，国英文、甚至华文成绩都差劲的文凭，又怎能在两百多位应征者中脱颖而出，成为这家一纸风行的华文日报外勤？

荻虹把记事簿挟在腋下，拉扯一下塞入过紧的泛白牛仔裤中的鲜红恤衫，掠鬓边发丝，向酒店接待处走去。

『小姐，请问如何走向A.C.企业公司举办记者招待会的贵宾室？』荻虹不晓得其他人寻找采访地点时是否用这个方法，但她可没别个法子，主任交到她手上的资料实在不详细。

接待小姐礼貌而清晰地告诉她怎样走，但说的是一口纯正快速的英语，荻虹直点头，心中却慌得很。她只听懂了是在三楼。

升降机的门打开，把她吸了进去，不到半分钟，又把她吐了出来。抬眼瞥见走廊转弯处的身影，她急步赶了上去。

『先生，请问你这层楼唯一的贵宾室在那儿？我赶时间，来不及找了。』

『你是赴A.C.记者招待会？』那男人停住脚步，回过头。他有一双冷静的

黄慧琴



眸子，正不带任何含意地望向荻虹。

『嗯。我是记者。』荻虹讪讪地说：又似乎露出那么一点自豪。

『你跟我来。我也是记者。』男人嘴角微微牵向一边，像是笑，又像是不屑新入行小妹头的窘相。但她年轻的光滑的脸庞，虽不怎么漂亮，却也青春逼人。他终于收起一脸那掄神情，把微笑套了上去。

步入桌子两排坐了十多人的房间，站立着穿着毕挺西装的中年人正要开始发言。他望了望推门进来的男女，夸张地笑露出牙，两撇翘翘的胡子也上扬得和鼻孔相连接，像是从那两个小洞伸出来的一样。

荻虹脸颊有些发热，她不喜欢迟到时目光都集中到身上的滋味。那男的则从容地与三两人打个招呼，拉开椅子坐下。

『何松茂，你迟十分钟了呢，少见

。』他身弯的胖个子转头低声说，还挤眉弄眼捉挟地添了句：『哦！泡妞呀？』厚层层眼皮那么一翻，眼珠子就溜到荻虹火红的衬衫上去了。

『别开玩笑，讨新人便宜。』何松茂取出纸和笔，眼角数道鱼尾纹似有几分得意地抽动。

小胡子干咳几声，清了清喉咙，把所有人的注意力都吸引住了，即开始宣布其公司为公益也为宣传的捐款善举。

荻虹专注地细听小胡子流利的英语报告，起先还能把数字、受惠机构等记录下来。但当小胡子继续宣布一系列的商业计划，她脸上也随着愈加急速的心跳声而变得疑惑困扰。

不知是室内冷气开得过大，抑或抵受不住焦虑频频啃咬体中每根血脉，她细皮嫩肉的手，也轻轻颤抖了。

当何松茂敏感地觉察到什么而把头转向身边的女孩，一层灰色阴影正悄悄爬上她胀红的脸庞，眼眶中玉一般的两片眼白被一条条血丝侵袭着，本来就不够圆大清澈的瞳仁更因蒙上了泪光而变成混浊的一团。

看着两个眼洞里的水即要泛滥涌出，何松茂从桌下递过一张纸巾，再装着不经意地轻轻推过桌面上刚抄录好的纸条。

荻虹接过纸巾揉了揉鼻子，沙哑着嗓子说：『对不起，我感冒。』，又赶忙握紧钢笔抄下纸条上的资料。心中对何松茂，可有着说不出的感激与好感。看来舅舅说『都门人情薄如纸』，是相信不得哩！

从舒服的冷气酒店出来，溶入炎阳熬滚的热流中。荻虹走向街尾巴士站，

不断沁出的汗早把红衣染湿了一片而紧紧地贴在背上了。

一辆奶黄色的福特轿车掠过她身边停了下来，何松茂那张白净的脸从较下的车窗探出，他仍是那一副不带任何意思的神情，简短而冷淡地说：『上车吧！我会经过你的报馆。』

正午猛烈阳光肆虐得荻虹头昏目眩了，她毫不犹豫拉开车门，一脚踏了上去。



走入报社食堂，几位围在桌边像正谈论着什么趣事的老论记者笑声倏然停止。荻虹捧着直冒热烟的汤面，径自走向角落。那位背对着她看不出是谁的油亮头颅还有意无意继续说他的话。

『……呵呵呵！听说她笔试中，还把『敦伦』这字眼造了个妙句：爸爸要去伦敦，妈妈听错了问：『那个国家有敦伦这个地方呀？！』。你们说啊，高中毕业生，怎会幼稚成这个样子？』

那堆男人听着光秃了头的老摄记毫无忌憚地大声笑说，隔了几张桌子独坐的瘦小背影却似微微地哆嗦着，都不忍心的纷纷打着眼色或静默下来扒吃饭粒。但老头的声量却调得比先前更大了。

『喂！慌什么啦你们？！也没听过敦伦这玩意儿哪？中学生华文程度普遍上越来越低落了，但还不致於连这字眼也闹出笑话罢？！是害群之马太差劲了呢！尚能脸无惭色挤入报界，不靠人事关系可做梦也别想！』

『你算了吧！有完没完？肤色黝黑

，下巴有粒长了根短毛黑痣的马版老将啃完最后一块鸡骨头，不耐烦地低吼。

『算？老钟你可讲得轻松。我侄儿5科特优的文凭竟给她轻易击垮了。可难怪，我的权力那及上她面面相觑的三舅啊！还有多少比她强千万倍的应征者都被拒於门外呢。』

『看开点，这社会还能不靠人事关系找吃吗？』戴金丝镜框的瘦个子慢条斯理说。

『若是真材实料再加个人拉一把倒也无所谓，不然準难呆下去。』副采访主任望了望壁上的钟，掏出钱包準備付账。

高的矮的瘦的肥的男人都陆续站起来离开。

老摄影陈坤还摸了摸光头，瞥了一眼僵在角落却挺得好直的背脊。

脚步声渐渐远去，荻虹狠狠咬断煮得生硬的面条，绕着舌头打转了一阵子，实在吞不下去。她吐出面，重重摔下筷子，把羞辱愤懑都发泄在两根无辜的木条上了。

『我语文搞不好，自另有途径写出新闻。苦水吞进肚子里，也绝不能教这班家伙看扁哪！我就不相信没有法子通过半年试用期，让他们都跌眼镜敲脑袋的恨自己看走眼！』

荻虹怔怔盯住一大片墙上那只缓缓爬动的甲虫。上月离乡后，周遭都是陌生的脸孔，能帮自己的，有谁？

冰凉的墙壁，似乎也在冷笑了。

呆了十分钟，她无奈地把身子撑起。刚才交上AC的新闻稿，采访主任毕桐生才望了两眼脸色就转坏了，她藉口吃午饭赶快开溜。丑媳终要见家翁，总

不能躲整天吧！要不是何松茂让她抄那张以英文记录的字条，连资料也没有，更甭说翻译出新闻交差。

登上二楼，那个一小绺发丝垂在额前、两笔粗眉毛横搁在粗镜框上的毕桐生已远远向她招手了。她任由一颗心怦怦乱跳，老早挂好的笑容始终没收起地走近。同事们的眼光似乎都随着她的步伐而移动，好事之徒看来可真不少。

『温荻虹，这是你的稿。若就这样交过编辑部去，我看也太难堪了。你重抄一遍再交上来。我没太多时间改稿，下次用点心写。』

毕桐生严肃着一把嗓子，语气却也相当留情。但荻虹低头接过稿件的刹那，脖子也变得和满江红的纸张同样颜色。她不懂背后还有多少道寒锐目光射来，独副采访主任斜斜投下的锐利眼神已足以令她的心发抖。

一笔一笔抄写着，脑际好几次闪出『放弃』的念头。主动放掉这该死的工作吧！

『荻虹你听好，我推荐你进来你就得好好的干，千万别掉我的脸！』是三舅两周前说的话。

『这一趟离家可莫教城市人看低，也莫教你阿爸说中，说你书读不好，也别想工作做得成。』是母亲充满怜悯的声音。其实她还不是同样看不起这女儿！荻虹紧紧咬住了下唇，决定挣扎下去。自判死刑，何必？

以前听人说度日如年，老觉得夸张。在报馆暗暗数着分秒的这几天，可真连数个小时也难熬。她把稿重抄交上，上了几趟厕所，再翻译了一则马新社新闻，低头望望手表，終於六时十分了。

走向主任桌子抄下明日采访节目，心中总算松了口气。明早工作是到雪州华小华语歌唱赛现场去，应该不会再有难题吧！

## ☆ ☆ ☆

平安无事过了四、五天，荻虹暗觉侥幸当儿，毕桐生递到她手上的纸条又令她忐忑不安起来。

匆匆赶到马华公会总部，奔上梯阶。各报记者被挡在深锁着的门外，有的在翻阅报纸，有的在谈论新闻，有的靠在沙发上舒适地伸长两腿喷着烟圈。这伙人里头有黄色、深棕色及比巧克力糖更褐黑的脸，只有一张是熟悉的，那是何松茂。他看一眼荻虹，再继续比划手势发表他对一件事的见解。

『早知是闭门会议就不必赶得那么苦了！』荻虹心中咕嘟着。她站在角落一盆万年青旁，东望望、西望望，举起手看时间的动作已做上太多次，两条肉臂像是突然长出来的，不知往那儿摆放才好。

隔了良久，那扇门终于打开，一个个擦上油亮发膏结领带或穿峇迪衣的男人走出，还有郑重其事套上半挺西装的，最为瞩目。

稳重低沉的嗓子未张开，记者们已围拢了上去。部长稍掠过每张不同种族的面孔，清了清喉咙，缓慢地发言：“First of all, like to announce that……”

荻虹踮住脚尖从面前高个子的肩膀上望过去，看到了部长有着厚叠叠颊肉的

方脸。这是她第一次不是在萤幕上瞧见身份尊贵的他。抓紧记事部快速记下部长的话，今回比上次在酒店招待会时顺利得多，但仍然有多个听不懂的字眼和压根儿不明白的句子哦！荻虹心又开始慌。

部长顿了顿，马上有位英文报的女记者发问，部长浅笑，针对问题继续说话。这趟转出的课题更为深奥，荻虹装着摇动笔杆，在记事簿上拉画长长纠缠的蓝线。各报记者专心记下谈话，又另一把声音紧接问上几个问题。当部长的言论好不容易告一段落离开，荻虹心头已嗟叹着挂上无数个问号了！

记者们互相交换意见，荻虹走向一位中年身旁。他体胖而矮短，浑圆头脸吊挂肥大眼袋，托住一丝眼白当中小颗灰珠子，顶上那环乱发围绕着一片皮肉，旁人谑称他『地中海』，这是荻虹刚听见的。

『地中海先生，请问方才林部长谈的关于……』

『哎哎！我要赶回报馆了，你问别人去！』地中海狠狠朝她一瞪，心底着实气恼这没大没小的女孩冲着他的疮疤喊该死的绰号。

荻虹怔怔望住放重脚步走去的背影，被没来头的一鼻子灰拂扑出一脸怅惘。

耳畔响起似曾相识的声音，何松茂不知何时站了过来，正开始以华语向她转述部长言谈扼要。

温荻虹苍白脸颊闪上红光，听着何松茂的话，边点头边抄写。

记者陆续散去，何松茂也移动了脚步。

她快步跟在他身后，第二次坐上奶黄色福特。

从车窗望出，正好瞥见地中海滚圆的身躯，他挨靠着茶室里贴墙的椅背，翘起二郎腿，舒服地嚼着茶。

『刚还说要赶回报社呢！对新入行小女孩扯谎，真愧为文化界资深者！』荻虹暗地啐了一口。

转过头，眼光落在何松茂侧脸上，鼻是鼻，唇是唇，深刻轮廓似刀削般整齐。她收回视线，印象嵌入心坎，好感静静滋长。

毕桐生严肃面庞微露笑意，把批阅过的稿交到荻虹手中，说：

『看来你对政党新闻还掌握得不错，前几天人手调动发生困难，逼着让你冒险上马华总部，没想到你还应付得来。我决定多给你机会，好好接受挑战，吸取经验！』

荻虹对着主任一脸诚意，脑际为全盘托出真相起着草稿。

唧咕声传入她耳中，又是爱道长说短的几个同事在猜测着她的事罢！若把刚才何松茂相助的事情讲出，他们就更瞧她不起了，还多添个饭后笑话呢！她略昂起头挺了挺胸，接过稿说：

『谢谢毕先生，我会努力。』

怕什么哪？何松茂不是在车上告诉她，说绝大部份马华新闻都是由他去采访的吗？有个靠山，可比自己摸索来得轻易哦！反正，先在同事面前争一口气总没错罢！



接连下来跑了数个学校新闻，间中

也有几趟被再派去马华采访较次要的政党节目，都遇上何松茂或一、两个随和的资深记者帮忙，总算没出乱子。但她心中却雪亮清楚，倘要自己独当一面，是绝对做不来的！

『这样子下去不是办法呵！』有个小声音轻轻在脑海响起很多次了。若不是把时间心思放在国文上，忽略了华英文科目，今天大概不会出现这种种削弱了工作能力的语文问题吧！她又暗暗责怪起中学教师『登登刘』，其实她姓刘，但名並不叫『登登』，是他老爱紧张夸夸的踏响三吋高跟鞋，登登登走进教室，拉开尖锐嗓子喊：『你们一定要考好国文，才能通过SPM考试，华英文不及格也有文凭，如果能通过就最好，但若兼顾不来，就必须先搞好国文呀！』然后，铃声响起，她又登登登的离开，『登登刘』这花名就是这样得来的。

登登刘不知还在夸张地灌输着似是而非的道理么？荻虹随意翻着报纸，始终没原谅自己中学时代不注重语文，尤其时常没上额外母语课程的态度。斗大的广告标题『学好英语』跳踊眼前，她取出纸笔把地址抄下，决定下班后就到学院去。

三个月溜走，采访次数愈多，与何松茂见面机会也愈多。不祇工作上接触，私底下约会亦日渐频密。他总在她吐完公司的、家庭的、个人的苦水后，温柔地以语言抚慰她寂寞的心，似轻托起浩渺大海上的一片嫩叶，教它不再失去方向地飘浮。

她起先视何松茂为最能沟通的长辈，像小叔般亲切。后来渐渐觉得他眼角的鱼尾纹可爱起来，样子年轻起来，不

像叔叔了，倒像位善解人意的大哥哥。他每次接听电话，总轻声答应着陪她渡过一个个街灯下漫步的夜。剥咬瓜子清脆声中浸浴电影院的下午。穿上运动衫慢跑后共同嚼吃肉骨茶的早晨。

她不再记挂他的年龄，不计较外人的眼光，甚至不在意女同事提醒她『老何有了妻儿』的劝告。她自问没错，并没折散别人家庭的意思，需要的只是一位小叔，一位大哥，一位随时帮助自己，尤其工作上伸出援手的朋友。况且，他的眼神从不合别的意思啊，只把她视为小女孩吧！她想。报馆试用期还有三个月，没有何松茂，恐怕不能通过呢！上了英文课程又怎样？可不能马上就扭转乾坤。

闲言闲语开始转出，跑法庭线的女记者杜萍就不只一次对她说：『荻虹，你社会经验尚浅。虽说我们都有人身自由，只要自己清白，就不怕人造谣。但若避免舆论总是好的。再说，日久生情已并非鲜例，你相信得了自己，难道不怕何松茂别有用心？』

『不会！不会的。我们之间真的没有男女之情。踏入都门百多个日子，就只有他关坏我，难道我连他都不能相信吗？』

『我是多口对你说，人心叵测哦！』

『谢谢好意，其实除了毕先生和你，这报馆的人都相当冷漠哪！』

『不，是你未和大家熟悉，过些日子情形就会好的。』杜萍又拍抚着她胳膊，显示一贯大姐作风。荻虹最受不了倚老卖老的人，但这也比身前身后放冷箭的凉血动物好多了。



隔天晚上，是锚标啤酒款待新闻界的酒会。荻虹换下T恤牛仔褲，穿上露肩窄腰绛紫连身裙，乘德士前往。

柔和灯光笼罩的角落，何松茂正和一位掩住嘴笑的壮硕中年交头接耳。男人的工余话题，大概都会加插些黄色味素吧！荻虹拒绝了待应生捧到面前的啤酒，接过橙汁，走向两个男人对饮畅谈的座位。

『松茂，这么早就到啦！』荻虹滑出愉快的声调。

虎背熊腰的中年男人把头抬起，像黑狗啤那个狗头似的嘴脸笑裂出一排白森林门牙。他身边的何松茂蓦地现出奇特神情，极不然的开口为两人介绍：

『这是资深撰稿人蒙黑，我襟兄。这是温荻虹小姐，新扎师妹。』

『温小姐，没见过呢。入行多久了？』

『才几个月，能不能被正式录用还是未知数。』荻虹说话间又掠过何松茂微扭曲的脸，不明白他为何事而紧张。像她心中坦荡荡，面对他的襟兄，也不觉有啥不妥当啊！

两个男人先后走开，整个热气沸腾的狂舞夜，荻虹就静静一人坐。每次把眼光投向两头跑的何松茂，都正好看着他一杯一杯啤酒往肚里灌。『从来没想到他是酒鬼呢！』她闷闷地啜着橙汁，闷闷地想：看来对他的认识实在不够深！

舞场灯火骤然熄灭，相拥旋舞的人增加，多个座位空了出来。黑漆中一张

看不清五官的面孔趋前，双手作出邀舞姿势，荻虹摇摆着紫裙站起。吐着浓浊酒气的另一把嘴不知何时凑近，嘶哑着声音低吼：『她不跳！她不跳。。。舞！她要回家了。』随即不由分说，拉起荻虹走向门口。

脚步一个踉跄，荻虹扑入那醉醺醺躯体中，和着酒味钻入鼻孔的，是何松茂惯用男性古龙水香。她心神镇定下来，快步跟着他穿过人堆离开舞场。

除了他俩，停车场空无一人。登上车，何松茂转过脸，死死盯向荻虹裸露的肩和颈。惨淡灯光下，他脸庞似刷上粉末般灰白，更显示出眸子一抹红影的刺眼。两个深陷眼洞简直如随时喷冒出烈焰的纸灯笼。

不安感觉侵袭着她，坐直了身子，仿佛听见两人心跳声伴送急剧呼吸，奏出没有节拍的曲子。

何松茂突地伸手抓紧她胳膊，呵出热气喷出小撮小撮火花似的瓣唇不停嗡动，像燕子呢喃着蜜蜜柔柔的话：

『荻。。。虹。。。虹，让我亲。。。亲亲你！你今晚好美，好美哦！脸蛋这么光滑，皮肤这么嫩白，不像我那黄脸婆。。。嘿嘿，悄悄告诉你，她肚皮深褐的皱纹，比投粒大石子进水里的涟漪还要密呢！呃。。。我好久好久。。。没亲近像你这么可爱的女娃娃了，她们。。。好坏，都不让我亲亲，你，就不同她们。。。你好需要我！』

荻虹把两个单眼皮的细眼睁得圆大，难以置信文质彬彬的何松茂竟变得餮虎般贪婪，甚至嘴角垂挂着晶莹唾沫，和眼中的火一同闪烁着，要把利爪中羔羊一口吞噬！

他的热，渗不透荻虹冰冷的身体。她想起杜萍的话，非常不愿意，却又不不得不相信一个面前的事实：原来，他真的别有用意！他一直在等时机！大概襟兄看见了她，怕家中妻子起疑加紧管束，失了与她相约的机会，才在醉意中不小心露出狼相罢！还亏近百个日子来把他当作照顾自己的大哥小叔呢！

她伸手要扳开抓痛了她肉臂的指钳，他却死死地紧扣住不放。一股酒臭的肉山还扑压过来，大口吮吸着她的体香搜索软绵绵红嘴。那双曾在她烦恼时，如长辈轻拍她头额给予安慰的大掌，正不客气地拧捏她滑嫩肌肤。

她的心要呐喊，要大声哭泣！要倾诉错识人心的凄怆！却哭不出诉不尽，整颗心灵无奈地缩成一团，独吞无言悲哀。

皮肉在魔爪揉搓下一吋一吋发凉，混身起着鸡皮疙瘩。她麻木的任由时针滴答行走，直至何松茂把毛茸茸手臂滑过紫裙作进一步行动，她才惊悸地一阵颤抖，紧接而来一阵激愤，熊熊怒火自心房奔卷出。

『真他天杀的何松茂，想凌辱我？！』她懊恼、痛恨得咬破了下唇，使劲推开把她抱得透不过气的身躯。

何松茂胀红颊腮，羞怒地凸出鼓鼓两团，发癫似的狂喊：『你，他娘的镶金哪？！我是可怜你无亲无故，又笨头笨脑的探不出新闻怕失掉工作被人笑，才好心扶你一把。你可翻转猪肚皮一堆屎啦！这么一点甜头也不愿给，谁得空被你缠着两头钻哪！』

荻虹眼眶睁得更圆更大了，两个眼珠子躺在更大片的眼白中，像会随时掉

滚出来般骇人。神圣文化行业中这张变形的脸，血牙闪动晃荡着，好比温顺忠心的良犬在和暖晨光中突然张口撕咬主人的可怕！

她小心翼翼从背后扳动扣锁，快速打开车门走下奶黄福特，留下叽哩咕噜破口辱骂的他。

停车场进口处走入两对情侣，亲热地搭扶着肩腰与荻虹擦身而过。她没有再回头看福特车中挣拧饥兽，急急穿过闸门截拦德士。

### ☆ ☆ ☆

再见到何松茂，是三天后一个官方场合上。他穿着光鲜长袖衬衫，依旧挂起一副不带任何意思的脸，却比前更紧绷。

荻虹远远坐在他身后，不敢也不想和他寒暄，但这回可再也别想他在工作上给予帮助了。

果然，直至散会，他都没正眼望一望平日照顾周到的女孩，更甭说传递纸张或耐心转述演讲内容。

采访主任毕桐生休年假，副主任颜大年黑沉着马脸重重摔下新闻稿，以非常鄙视却又故意添上些怜悯的口吻说：『温荻虹啊！你的试用期只剩一个多月了，怎么还写出这样的新闻？！我对你就没多大信心，拨了通电话问邻家报馆记者，原来今天拉菲达部长发表的重要宣布你也忽略了！如果明日见报只有本报独漏，这么个大过错，你叫我怎去见老总啊？！罢了罢了！稍微重要的节目都不能胜任，你真白领报馆薪水，还是早作打算吧！』

『何先生，对不起。请您。。。再给我机会好吗？』掠过去四周抬起的眼睛，硬住头皮说。

『机会有啊！还有一个多月，你像上阵子般表现好一点就可能有转机。』颜大年说着低下头继续看稿，挥挥手示意她离开。

沾上满身人气汗气从巴士上下来，荻虹一路细嚼着颜大年『还有一个多月，表现像上阵子般好就有转机』的话。走上梯阶，把自己关入斗室，心底一直涌现一个念头：摇个电话给何松茂吧！给些甜头他吧！过了一个多月，一切就改观了。她蠢蠢欲动喃喃自语：

『我若正式被录取，堂而皇之当上华文日报总社记者，多么光采！家乡瞧我不顺眼的人都会大跌眼镜哪！同事们暗中打赌买我不行的人都会痛捶心肝输钱哪！爸妈必然也笑着夸赞儿女中最差劲的我哪！只要静悄悄。。。令何松茂愿意帮我渡过试用期危机，谁也不知道！』

『然而。。。那头狼，怎可让他有机可乘？怎可一丁点甜头就满足了他的血盆大口？他想得到的，将会破坏我终生幸福、令我灵魂蒙上污点，这样做，值得吗？。。。不能牺牲！万万不能牺牲哦！』这回念一想，她又却步了。何松茂眼中的欲火，满脸满身的淫意，似乎又晃动在面前，教她瘦小身子卷缩着哆嗦。脑中幕幕往后推移，她又仿佛看见三舅揉着太阳穴掣着眉头，以食指轻弹手中文凭对她说：

『阿虹，你的履历实在没资格进入报社当记者，做校对员倒应没问题，但也须努力。这次，是我给你机会，半年

试用后若有问题，我也保你不住了！』

靠三舅关系进入报界已是一错，事实证明工作能力是最重要的，根底不稳，设法努力补救才对哦！若明知自己不行，却靠走歪路保住工作，岂非一错再错？！

何苦来哉！何苦来哉！



千万声发自心坎的呼喊，回荡在小小空间。她缓缓站起，着亮斗室一豆黄灯，取过一盒纸巾，拭去被奚落、被羞辱而涔涔滑流的泪。心中决定：不再和现实硬碰了！不再拼死要在记者席上硬插一脚了！能挑多少斤两，即脚踏实地的去挑，太多的勉强，受伤的是自己，徒添烦恼几许呵！

何苦来哉！何苦来哉！

前两天翻阅的娱乐杂志不是征聘校对员吗？三舅不是说他这外甥倘当上校对员该没问题吗？就动笔写封应征信吧！呵。。。还有一封辞职信呢！

她把撒落满地的纸巾掬成一团，从文件夹抽出两张白纸，开始下笔。

翌日，满脸坚决地步入报馆，呈辞信递上了，那环环束缚着心窝的无形绳索亦陡地松开。毕竟，戴上过大的不适合自己的帽子，是一种负累。纵使它美、它珍贵，但既不适合，就得脱下哦！不然迟早被它压个天昏地暗，遮盖得面目全非。哎！失去自我，才是最可悲的！

自压力重重的冷气建筑物走出，又投入暖柔晨色怀抱。荻虹轻快脚步奔向漆个艳红的邮筒，喂它吃下那封充

满希望的信。

『倘若这趟不行，还得一次又一次尝试下去。只要真正靠实力得来一份可胜任的工作，多花时间心思争取，都是值得的。。。必定有一天要告诉所有人：我行！我行的！我可以做好一份工作的！』她挺起胸膛默默向自己承诺。

今回辞职，不再是自判死刑，而是一番挣扎认清事实的成熟！多少年轻人成长过程，都历经披荆斩棘时刻方迈向平坦大道呢！踏出校门后三两个挫折又算得了什么？她又暗忖。

趁着离职后的空档日子，答应为邻家洪婶几个小瓜补习吧！晚上的英文课程也可照上，两个月前养成背读汉语辞典细阅文学作品的习惯也可持续，且更勤奋去做，去补救华文基础不理想的遗憾。

熬过过渡时期的艰苦，一切会更好！

回首凝望迤立的报馆。那里头，有诚心诚意献身报业出一分力发一分光的，也有和唯利是图的商人没啥两样的人物，在那儿互放冷箭，使尽法宝把人踏踩足下，作擢升垫脚石。但无论如何，挤身新闻界，成为前线战士，终究令人向往。

『根基扎稳后，再投考进去，做个顶天立地无冕皇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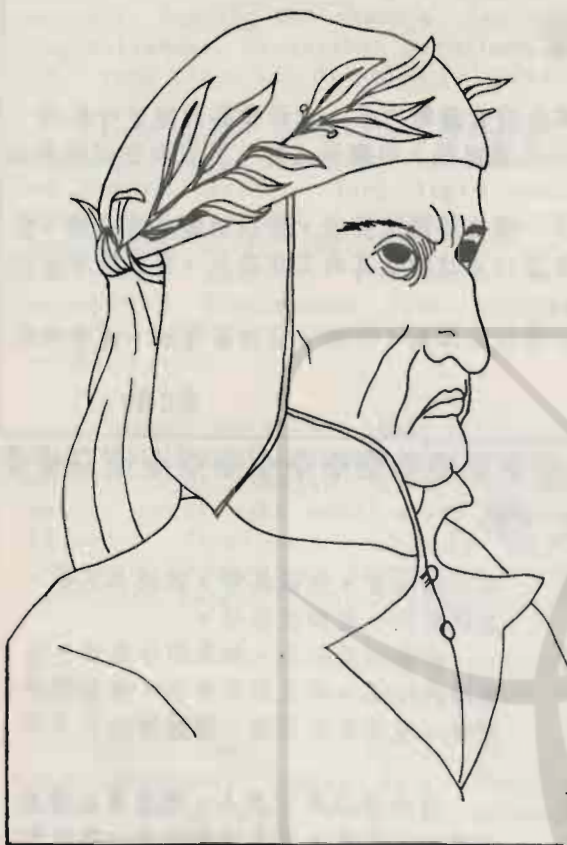
把何松茂、颜大年、陈坤、地中海等人抛到脑后，与这些影子为伴的长夜，太寒冷了！还是破茧而出的今朝，方真正感觉到阳光的和暖。

迎着晨风，她浅笑。。。

# 文艺复兴的先驱

## ——但丁

图·文：太仲



意大利诗人：但丁  
得意作品：神曲

阿里盖利，但丁（1265～1321）意大利诗人，生于中世纪之末，文艺复兴之初。

当时教会把古代希腊，罗马文化视为异端邪说，但丁却将它们加以宣扬，赞美。他一生中最重要的是长诗《神曲》。内容是写自己由古代罗马大诗人维其略（象征理性）带领下游地狱与净界，又在贝亚徒（象征信仰）引导下游历天堂。全诗用象征，寓意，梦幻等浪漫主义手法与现实主义手法融为一体。诗中虽然按照宗教观念来安排之灵的归宿，但对于亡灵的态度则是人文主义的。字行里揭露教会罪恶，痛斥干预世俗政治的教皇，同情男女的真诚相爱，一反当时的禁欲主义（既将爱欲视为绝对的罪恶）。

当时有人建议但丁用庄重的拉丁文写《神曲》，但他毅然拒绝，因但丁强调不用人民看不懂的拉丁文写作，因此成为中世纪第一个用民族语言写作的人。



## 關於翻譯

马来学术界，目前正热中于探究中国各种古籍的内容。我译作界的翹楚叶新田，为应情势的需求，在完成《孙子兵法》及《道德经》的翻译之后，复进而尝试四书的介绍。

为求译作的尽善尽美，特将《大学》一稿交给清流发表，借以请教各方高明。但由于版位的限制，只能选刊其中四章。希望叶君这种认真的工作态度，能获得读者的回馈。

本刊每期需要二千字左右的马华文学作品的译稿，希望有能力者赐助，但务必精选精译为是。

駝鈴

## 大學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

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

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

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

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

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

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其本乱，而末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

## PELAJARAN UTAMA

叶新田譯

Alih bahasa dari bahasa Cina ke bahasa Malaysia Oleh YAP SIN TIAN

KITA Pelajaran Utama yang dalam bahasa Mandarin disebutkan sebagai 大学... adalah pelajaran-pelajaran tentang moral, yang tinggi dan agung. Ini termasuklah supaya diperbaiki perhubungan dikalangan manusia iaitu rakyat, sehingga mencapai kemuncak keutamaan Semasa titik tumpuan yang hendak berherti telah ditetapkan, maka matlamat yang ditujui pun telah diputuskan. Setelah diputuskan, ketenangan pun dapat diperolehi.

Semasa hati tenang, tidak terburu-buru dapat berfikir dengan berhati-hati. Dengan berhati-hati selari dengan setiap benda yang mempunyai ranting dan akannya, dan setiap urusan mempunyai permulaan dan pengakhirannya. Mengetahui permulaan dan pengakhiran adalah dekat dengan dasar yang diajarkan di dalam Pelajaran Utama.

Pada zaman purbakala, seseorang yang ingin memajukan moral yang teragung di seluruh empayarnya memulai dengan negerinya iaitu diperintahnya dengan teratur. Yang ingin memerintah dengan teratur negerinya, keluarganya, akhlak moralnya hendaklah diperlihara. Yang hendak memelihara moral akhlaknya, hatinya hendak dibetulkan. Yang hendak membetulkan hatinya, fikirannya hendaklah dijujurkan. Yang hendak menjujurkan fikirannya, ilmu pengetahuannya hendaklah diperluaskan. Memperluaskan ilmu pengetahuan berdasarkan kajian dan siasatan keatas setiap perkara.

Dengan mengkaji benda-benda, ilmu pengetahuan akan bertambah sempurna. Dengan kesempurnaan ilmu pengetahuannya, fikirannya akan menjadi jujur. Dengan jujur fikirannya, hatinya akan betul. Apabila hatinya betul maka moral serta akhlaknya akan dipelihara. Moral serta akhlaknya dipelihara manakala keluarganya diuruskan. Keluarganya diuruskan, negerinya diperintah dengan teratur. Apabilah negerinya diperintah dengan teratur maka empayarnya akan menjadi aman, sentosa.

Dari Maharaja ke rakyat jelata, semua orang mesti mementingkan asuhan moral serta akhlak sebagai akar umbinya.

Ketika akar-umbi dilalaikan, sekali-kali rantingnya tidak akan dapat diuruskan dengan baik. Demikianlah tidak sekali-kali berlaku keadaan orang yang dihormati memandangkan rendahnya dan orang yang dipandang rendah itu menghormatinya.

## 第二章

汤之盘铭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康诰曰：“作新民。”诗曰：“周虽旧邦，其命维新。”是故君子无所不用其极。

### Bab 2

Tertulis dalam tab mandi Dynasti Tang yang diukirkan, "Jika anda dapat membaharui satu hari, berbuat demikianlah setiap hari. Ia, haruslah dibaharui hari-hari"

Katalah dalam Pengumuman Kang, "Digalakkan rakyat membaharui."  
Katalah dalam Kitab antologi Puisi, "Sungguhpun Dynasti Chau sebuah negara Kuno, ordinannya masih baru."  
Oleh itu orang atasan melakukannya untuk mencapai keutamaan di mana-mana pun.

---

### 第七章

所谓修身在正其心者，身有所忿，则不得其正。有所恐惧，则不得其正。有所好乐，则不得其正。有所忧患，则不得其正。心不在焉，视而不见，听而不闻，食而不知其味。此谓修身，在正其心。

---

### Bab 7

Apa yang dikatakan "peliharaan moral akhlak seseorang bergantung pada pembetulan fikiran" itu bolehlah ditegaskan seperti berikut:  
Jika seseorang itu diganggu oleh perasaan hawa nafsu, kelakuannya tidak akan betul.

Demikianlah jika ia diganggu oleh gerun, suka, duka atau bimbang. Semasa hati tidak hadir, apa yang dilihatnya tidak terlihat. Apa yang didengar tidak terdengar. Apa yang dimakan tidak dapat dirasakan. Inilah yang dikatakan peliharaan moral akhlak bergantung kepada pembetulan fikirannya.

---

### 第八章

所谓齐其家，在修其身者，人之其所亲爱而辟焉。之其所贱恶而辟焉。之其所畏敬而辟焉。之其所哀矜而辟焉。之其所敖惰而辟焉。故好而知其恶，恶而知其美者，天下鲜矣。故谚有之曰：“人莫知其子之恶，莫知其苗之硕。”  
此谓身不修，不可以齐其家。

## Bab 8

Apa yang dikatakan: "kawalan keluarga itu bergantung pada peliharaan moral akhlak seseorang "adalah: Manusia itu biasa menyebelahi semasa mereka berasa suka dan cinta, menyebelahi semasa mereka dihina dan tidak suka; menyebelahi semasa mereka berasa gerun dan hairan; menyebelahi semasa mereka berasa duka dan belas kasihan; menyebelahi semasa mereka angkuh dan kasar.

Oleh itu jarang ada orang di dunia ini suka si anu di samping mengetahui kelemahannya, bencikan si anu di samping mengetahui kebajikan-nya.

Pepatah itu berkata, seseorang itu tidak mengetahui kelemahan anaknya, dan juga tiada orang yang berpuas hati akan hasil padinya."

Inilah apa yang dikatakan jika moral dan akhlak seseorang itu tidak dipelihara, keluarganya tidak dapat diuruskan dengan baik.

## 第九章

所谓治国，必先齐其家者，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无之。故君子不出家而成教于国。孝者，所以事君也弟者，所以事长也。慈者，所以使众也。康诰曰：“如保赤子。”心诚求之，虽不中不远矣。未有学养子而后嫁者也。

一家仁，一国兴仁。一家让，一国兴让。一人贪戾，一国作乱。其机如此。此谓一言偾事，一人定国。尧舜帅天下以仁，而民从之。桀纣帅天下以暴，

而民从之。其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从。是故君子有诸己，而后求诸人；无诸己，而后非诸人。所藏乎身不恕，而能喻诸人者，未之有也。故治国，在齐其家。

诗云：“桃之夭夭，其叶蓁蓁。之子于归，宜其家人。”宜其家人，而后可以教国人。诗云：“其仪不忒，正是四国。”其为父子兄弟足法，而后民法之也。此谓治国，在齐其家。

## Bab 9

Apa yang dikatakan "untuk memerintah negara dengan teratur perlulah menguruskan keluarganya dengan baik" adalah: semasa seseorang tidak dapat mengajar keluarganya ia tidak dapat juga mengajar orang lain.

Oleh itu, pemerintah yang tinggalkan puak sukunya pun dapat menunjukkan kesan pemerintahannya.

Di sini dasar hormati ibu bapa harus dipatuhi oleh negara. Peraturan pematuhan persudaraan adalah dasar untuk pegawai mematuhi yang tua dan yang diatas dan belas kasihan itu adalah dasar untuk melayan rakyat jelata.

Pengumuman Kang pernah berkata, "Berlaku seperti yang anda sedang melindungi bayi." Jika seseorang ibu sungguh menyayangi bayi itu sungguh -pun ia tidak dapat menunaikan sepenuhnya kehendaki bayi itu, tidak jauh juga daripadanya. Tiada perempuan yang belajar menjaga bayi terlebih dahulu kemudian baru berkahwin. Dari contoh sesebuah keluarga, dasar belas kasihan dapat berjalan di seluruh negara. Sopan santun dapat laku di sesebuah keluarga, laku juga di seluruh negara. Sedangkan oleh sebab tamak dan zalim seseorang, derhaka berlaku di sesebuah negara. Keadaannya sangat rapat dan berkaitan.

Ini membuktikan apa yang dikatakan "urusan itu dirosakkan itu oleh sesuatu ayat; negara itu diamankan oleh seseorang."

Maharaja Yan dan Shun memimpin negara dengan dasar pangasihan, diikuti dengan pengasihan oleh rakyat jelata. Sedangkan Raja Chieh dan Chau memerintah negara dengan kekejaman, diikuti kekejaman oleh rakyatnya. Diperintah rakyat mematuhi dasar benevolan sedangkan dirinya sendiri berkelakuan didalam kekejaman, rakyat tidak akan mematuhinya. Oleh itu, pemerintahan itu mesti berakhlak baik, baru dapat meminta rakyat itu berlaku seperti. Terlebih dahulu diri sendiri tidak berkelakuan jahat barulah rakyat dapat ditegahkan melakukan jahat. Kelakuan diri sendiri tidak bermoral, susahlah meminta orang supaya bermoral. Oleh itu dikatakan pemerintah sesuatu negara itu bergantung pada urusan keluarganya.

Kitab antologi Puisi berkata, "Betapa lemah dan halusan pokok buah persik! Betapa subur daunnya! Perempuan itu sedang berkahwin dengan orang. Ia akan mengurus rumah tangganya dengan teratur."

Dengan mengurus rumahtangga secara teratur, baru rakyat dapat diperintah dengan baik.

Kitab Antologi Puisi berkata, "bermesra dengan yang sulung, bermesra dengan adik-beradik yang bongsu, rakyat baru dapat diperintah dengan baik. Kitab Antologi Puisi berkata, "Wajahnya seri dan gagah, dicontohi oleh seluruh dunia."

Ia, semasa seseorang pemerintah menjadi sebagai bapa, anak, atau yang sulung, ia adalah tauladan. Maka ia dicontohi oleh rakyat.

Inilah apa yang dikatakan "pemerintahan sesebuah negara itu bergantung pada kawalan keluarganya dengan baik."

## 稿約

本刊园地公开，等待各家各派赐稿。举凡戏剧、小说、诗歌、散文、评论、翻译、书法、绘画、摄影等作品均受欢迎。

唯来稿必须是未经发表者。本刊对来稿文字有删改权，不愿接受修改者，请于稿端注明。译品须附原文。

来稿一经发表，将致薄酬。

各类文稿请按照下列地址分别投寄：

(一) 戏剧、小说请寄黄戈二

23, Jalan Wong Kwee Kee, Taman Pertama, 30100 Ipoh, Perak.

(二) 诗歌请寄田舟

125, Antek Avenue, Jalan Sultan Abdullah, 36000 Teluk Intan, Perak.

(三) 散文请寄一介

32, Taman Rasa Sayang, 32000 Sitiawan, Perak.

(四) 翻译、评论及其它杂稿请寄驼铃

8, Taman Orkid, Jalan Raja Omar, 32000 Sitiawan, Perak.

如欲退稿，请附寄贴足邮票之信封。

请剪下

## 訂閱單

| 编号<br>(本会用) | 刊期      | 中英文姓名 | 邮寄地址 |
|-------------|---------|-------|------|
|             | 第 期至第 期 |       |      |
|             | 第 期至第 期 |       |      |
|             | 第 期至第 期 |       |      |
|             | 第 期至第 期 |       |      |

附启：一期二元计，不另收邮费。请以邮券 (WANG POS) 订购，并志明付予：PERAK LITERATURE AND ART SOCIETY 迳寄：505, Jalan Pasir Pinji 20, Pasir Pinji, 31650 Ipoh, Perak. 司徒育敏先生收



|        |       |
|--------|-------|
| 赖 硕先生  | \$ 50 |
| 越雅山先生  | \$ 10 |
| 冯慧心小姐  | \$ 10 |
| 梁惠明女士  | \$ 10 |
| 谭时英先生  | \$ 10 |
| (诚合)华姐 | \$ 10 |
| 张健华校长  | \$ 5  |
| 方柳琼小姐  | \$ 5  |
| 张云英小姐  | \$ 5  |
| 何金盛先生  | \$ 5  |
| 李庆和先生  | \$ 5  |
| 钟作来先生  | \$ 4  |
| 无名氏    | \$ 3  |
| 无名氏    | \$ 1  |

贊助清流

第 2 期

出版基金





霹靂文藝研究會

**Persatuan Kesusasteraan Dan Seni-Lukis Perak,  
40-B, Jalan Chung Thye Phin,  
30250 Ipoh, Perak,  
Semenanjung Malaysia.**



理想印務公司  
**SYARIKAT IDEAL PRESS**

2, Taman Tok Perdana, Jalan Raja Omar, 32000 Sitiawan,  
Perak ☎ 914527



經濟，快速，精美，  
是顧客對我們的信心。

